67
76
481

第七

始

皇清奏議卷三十

豪敘全滇水利情形疏　雍正十年　鄂爾泰

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十二級紀錄二次臣鄂爾泰謹　奏為全滇水利已未興修豪敘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雲南府屬嵩明州之陽林海又名嘉麗澤納龍巨南冲二河之水並受四面山河各水會聚成淀出河口入車箐江達金江因河灣迂曲去水甚緩停留沙石壅塞咽喉每將海邊四十八村已成田畝半行淹沒甚為民患詳加察訪海水深止二三尺若改疏河道由丁家屯龍喜村開宂二里許直通河口使新舊兩河並瀉水勢暢流不獨四十八村可永免水澇而周圍五十餘里草塘均可開墾成田隨委員會勘於是各

庫籍整理处寄贈本

士民踴躍出夫資給口糧於雍正六年春報竣從此田畝
歲收並涸出地田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縣窪地多淹高
地無水旱澇不均有需調劑復委員覆勘所開河共五道
一在城東北五里五百戶營之南開長約五里已通赤江
一在城東三里龍王廟北舊多積水開長約四里亦瀉於
赤江一在龍王廟南為北來羣水所會開瀉水河約十里
水不為害一在城南二十里地名乾墩子緣地無水一望
平衍棄為廢土於赤江邊決一水門開河一道引肥水灌
田見已獲濟惟自江頭村起所開引河一道地形漸高水
勢難上殊無益灌溉復議自胡家營北接舊河另開一道
約長五六里甚有裨益見飭於農隙興工約明年春可竣
又臨安府有瀘江一水來自石屏洲之異龍湖合塔衝象
衝二水及六河九洫皆會於瀘江以赴巖洞伏流十餘里

出迷州入盤江而洞口洞底石埂十三重阻水不能直瀉
每遇夏秋暴雨奔湍四潰田廬淹沒經委前任知府張無
咎鑿石疏河自瀘江至巖洞堤岸八百一十丈自塔衝二
河至三河口堤岸四千三百七十五丈並造橋釘樁究淺
諸件一併築修見已有利無害禾稻倍收再府屬之建水
州查自南莊十六營以下暨獅子口郭依村等八處田地
甚多苦無活水但雨澤稍遲即秋成失望前任知州祝宏
以附近南莊之李浩寨山腹中有過泉一道細流不息入
地無踪向下尋流約三十里流出於州屬之老鼠窩知為
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為鏵穴中水湧勢甚湍激隨
復開溝導水儼成大渠並酌定規條令挨次引灌而該地
田畝皆賴以豐收府屬之阿迷州離城里許有小河一道
歷來不通舟揖該署州漆扶助遵檄疏濬自水泉下逶州

城由祿豐鄉直達盤江計三十二里見可行舟府屬之蒙自縣有縣壩一區圍繞城外平坦寬濶可成沃壤因灌溉無資遂棄為曠土查有城南學海據壩上流亦經淤塞若濬深數尺建閘築堤開溝引水即可以肥田該知縣王廷諍興修報竣又曲靖府屬之尋甸州城南平川沃壤皆可墾土成田緣尋川一河會尋甸嵩明兩州之水每夏秋積雨一望汪洋加以馬龍州河水又會於七星橋下沖激尋川之水逆流氾濫即附近熟田亦歲被淹沒熟籌博訪就其山形水勢及遠近高低欲使尋川河順流直瀉必先使馬龍河不爭水道必須另開子河俾尋甸嵩明之水皆得暢流並可免沖激不致氾濫經陞任知州崔乃鏞查勘興工於雍正八年春報竣約可涸出田地二萬餘畝但大河中流有整石四十餘丈務須開鑿而施力殊難復議另濬

沙河十五里以收全功見委迤東道暹維壘就近督修又濬江府城南之撫仙湖延袤百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以受各山之水亦名為海由寧州入阿迷注盤江會流以達粵境每雨多水泛宣洩不及則附郭之河陽並江川寧州三處利害共之惟海口一河尚堪疏洩明時曾建牛舌梅子箐二壩撼雨山之沖激過沙石之壅淤今石壩傾頹更無可恃據該知州王鐸詳請興工隨發銀委辦計石工一百七十六丈零首尾寬深堤壩堅固又增築逼水壩六墩以固石壩以滌岸沙河陽田新涸出三千餘畝舊田遍種見獲豐收又楚雄府屬之鎮南州舊有水塘築堤積水以資灌溉名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無停蓄一遇亢旱浸插並難諭該知州金鑑確勘詳覆其水來自北山龍王廟及多蕨厰等處兩傍坡巖壁立四季泉源不竭會流箐口

兩山迴環儼如門扇基址天成蓄水成塘可灌數十里田
畝隨令築壩建閘工完報竣又東川府雖倚山臨川不通
河道種稻田者無多餘半為荒土而城北漫海一區寬長
二十餘里地本肥饒因積水難消棄置已久自割滇轄經
發銀數千兩令前任知府黃士傑於雍正五年開河三道
一從馬五寨至魚洞二十里為左河一從瓦泥寨至水城
二十里為中河一從拖落村至魚洞二十里為右河建石
閘二座木橋四座水消田出業招民承墾又從馬鞍山開
河一道約長十里以濟漫海從梅子箐開河一道約長十
里會合中河及知府崔乃鏞接任加修旋據報竣其餘如
嵩明州之寬郎河效古曰足二里田畝同資灌溉因分水
不均里民爭控飭另開子河一道俾兩里均平宣威州舊
少水田僅資喬麥知州漆扶助於雙龍山泉會合處建石
閘一座於戈山河口建石壩一座左右各開渠一道於嘉
惠落水硐旁建石壩一座閘一座開渠一道截流引水均可墾田
於雍正九年八月報竣祿勸州地僻土寒穀難成熟惟正
東東南等村可以種稻內有馬家莊等處田高卑水舊有
水溝一道久經壅塞前任知州賈秉臣請從山腰紆折鑿
石成渠滙復溝水可灌田數千餘畝發價飭修不數月報
竣大理府洱海之海口為附郭之太和及趙州鄧州三州
縣水利所關因壅塞多年每遇雨水泛濫海田多傷據前
任同知佟世蔭詳明興修水得暢流田禾收賴又雲南縣
有園山一壩舊立閘三道引梁王水泉灌溉田畝歲久傾
圮難資引灌因開修溝閘並濬青海尾赤河尾業經報竣
浪穹縣因湖水汎濫疏濬羽河等處築堤四十餘丈廂木
櫃五十架業經報竣但補苴一時尚非遠計見復委勘加

修永昌府城外有南北兩河田畝攸賴因壅塞已久歲損
禾苗據該鎮府等倡率兵民用夫一萬餘於雍正四年報
竣以上各件工有大小時有遲速或給發承修或騰挪濟
事或奉行官吏加意急公或本地士民出夫協力並未動
項皆已完工內有仍需加修者亦不過增補其各屬地方
如堤壩圩堤溝洞渠塘等類隨時疏築此外如臨安之建
水石屏俱受蘆子溝之患嶺峩之城垣田廬俱受練江貌
江之患曲靖之西樣湘南寧之落水洞羅平之西北一河
新興之玉溪路南之蜡甸和曲之紅土田趙州之彌渡雲
南縣之馬鞍鄧州之苴彌浪穹之寧湖皆應疏濬開鑿俾
有利無害祿豐縣之宜重修廢橋定邊縣河之宜建石堤
永北府之羊保山宜建石壩順寧府河之宜造鐵索橋皆
應乘時料理庶力少工多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非止
使客商實欲資糧運於雍正七年春即發銀飭修已由阿
迷州以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直至土黃
有旱路二站亦經置辦車牛並蓋棚店下船至剥隘則徑
達粵江因委被劾原任廣南府知府賈秉臣並未徹底開
通故雖勉強行舟河路尚屬危險見復委員確勘妥議增
修又嵩明州之河口經尋向東川由牛欄江達金沙江周
環川江復抵昭通以通舟楫雖工程不易人力所能見委
試用知縣以下趙世綸等備細估勘繪圖覆奪若得川粵
江河舟通滇會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水利事矣

敬陳慎刑二事疏　雍正十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户部尚書翰林
院掌院學士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分別監禁之例詳慎
引律之條以免濫禁以成信讞事竊惟　國家之設監獄

原以收禁重罪之人是以各省人犯罪重者收監罪輕者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本人亦自知所犯甚輕無潛逃私逸之事獨有刑部衙門遇八旗部院步軍統領衙門以及五城御史等交送人犯不論曾經奏　聞與否亦不論事情之大小與犯罪之首從一經鎖送刑部而該部即收入囹圄之中聽候質審以致獄卒之需索欺凌吏胥之恐嚇詐騙備極困頓百弊叢生甚至有傾家瘐斃者及至定案時而斬絞軍流重犯原無多人其餘不過徒杖笞責之罪甚至有偶爾干連審係無辜應行釋放者如今年二月間刑部清查案件省釋者二百餘人即此類也臣細求其故　國家定例原不如是祇因陋習相沿彼拘送之衙門初不計其到部之苦而刑部官員又以寔嚴毋縱可告無過遂至常行而不改也似應　特頒諭旨令九卿悉心妥議凡衙門奏　聞交送刑部及自行拏送刑部之人何等當收禁監獄何等當取保看守分別定例詳慎遵行如此則濫禁之弊可除而於刑名不無裨益再者律例之文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之時往往刪去前後文詞摘中間數語即以所斷之罪承之甚至有求其彷彿而比照定擬者此間避重就輕避輕就重司員之藉以營私吏書之高下其手皆由此而起臣思都察院大理寺與刑部同為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查改正倘駁而不改即令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疎忽別經發覺則將都察院大理寺官員一併加以處分如此或亦清理刑名之一助也

請豫備倉穀以利民生疏雍正十年　鄂彌達

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鄂彌達謹　奏為敬請豫備倉穀以利民生事竊
照粵東濱海環山民稠土狹廣州省會及佛山龍江各市
鎮商賈雲集本地所產穀石豐歲僅敷民食不能應省鎮
商賈之需若遇稍歉則咸仰給於西省之穀而西省地廣
人稀穀石有餘亦惟販運東省可以銷售此兩省互為資
藉之勢第越疆行貨利在速售東省穀貴西販固可為利
若遇價賤東省商民又以西穀不如東穀肥滿而西穀有
難銷之患故東省穀賤則西客觀望不前東省又因西穀
不來即騾長價而東省亦時有缺穀之憂臣仰體我
皇上子惠元元至意悉心籌畫惟買備平糴然後東西兩
省均有利焉查廣州省城上流一百二十里三水縣屬有
西南鎮乃西販聚集之所若於水次建造倉廒委員於價
值平賤西穀壅積時收買數十萬石貯倉遇西販少至即
開倉發糴州縣百姓既有糴三之倉穀接濟青黃省鎮商
賈又有此備糴之穀石供其缺乏則價值必不至驟昂西
販知有官倉收穀可隨到隨賣自必販運恐後且收於平
賤之時糴於長價之日雖比市價稍平除去耗折亦必獲
有盈餘矣此收穀銀兩原奏內江西省撥助粵東各府州豫備銀十萬兩應請暫借
五萬兩以為收穀之資約分十年扣還庫項外所有盈餘
一併買穀年年如是愈積愈多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至
買糴事務查廣州府糧捕通判事稍簡堪委專管仍聽糧
驛道盤查統轄交代奏銷悉照常平倉一例遵行管倉之
員即以三水縣西南驛驛丞就近兼理無庸添設應用斗
級名數視廒座多寡酌定應需工食於裁官役食銀內動
支俟糴出穀價盈餘銀內還項建倉工料委員確估統於

借支五萬兩銀內動用建造亦俟盈餘穀價分年扣抵所有收糴價值並實貯細數歲底造冊由糧驛道布政司核明轉繳撫臣覆核題報如此則東民無乏食之虞西穀無難銷之慮一轉移間於兩省民生均有利益矣

安插粵東窮民開墾疏雍正十年　鄂彌達

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彌達謹　奏為安插窮民開墾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惟粵東地方山海交錯民俗刁悍貧苦者多所以小民惟利是圖每於封禁之礦山潛往偷究甚至販私盜竊毫無顧忌雖因習尚澆漓輕蹈法網亦由無田可耕無業可守遂致漸流為匪臣自抵粵以來將奉到歷次　諭旨刊刻遍示曉諭勸導一面嚴飭該地方文武官弁時加巡邏勿任礦徒棄黨偷究旋據各屬覆稱小民聞有

上諭欣喜觀聽感知感激　天恩不敢輕犯原封硐口無人偷究臣隨行查各屬礦土及實在無業窮民已據各屬報到二千餘戶正在商酌安插荷蒙　聖主垂念　欽差禮科給事中徐杞親歷山場遍行查勘各處礦硐皆屬封固硐口蔓草叢生並無偷究之事惟是無業窮民若不悉心調劑使其衣食有賴難保後來不蹈故轍查肇慶府大官田地方新設鶴山一縣及附近恩平開平等縣見有荒地數萬畝以之開墾耕種安插貧民最為相宜臣上年曾委糧驛道陶正中料理新縣城工兼令查勘荒地鶴山縣境見據丈出荒地三萬三千餘畝查業戶耕地百畝須佃五人此可安集佃民一千六百餘戶恩平開平荒地甚多不止一二萬畝見今丈出五千餘畝尚未及四分之一因該處地廣人稀

雖有藩庫貿荒銀兩莫肯赴領承貿臣等諭令有力商民招集惠潮等處貧民給以廬舍口糧工本每安插五家編甲入籍即給地百畝復念各佃遠來托居雖有可耕之業仍恐日後予奪憑由業戶不能相安應為從長計議凡業戶領田百畝各佃俱帶領地五畝與田主一例納糧永為該佃世業田主不得過問庶佃戶稍有餘資無偏枯之嘆亦可無逋租之虞今惠潮二府貧民就居鶴山耕種入籍者已有三百餘戶見在陸續依棲日益增聚兼聞先到之人安頓得所無不踴躍趨赴其各屬未報貧民亦必陸續報出容臣遍查高雷廉等各府州縣可墾荒地一併丈出次第設法安插使窮民皆有恒產足以資生不數年間野無曠土地無遺利全粵深山窮谷無復有失業游手之民風俗淳美夜戶不閉實於國課民生兩有裨益行見地方官民均感　浩蕩洪恩於無既矣

酌籌長江水師營制疏 雍正十年 尹繼善

署理江南總督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尹繼善謹 奏為備陳長江情形酌籌水師營制仰懇 聖訓事竊惟長江跨連數省通湖達海最關緊要沿江上下水陸營汛星羅棋布規制基嚴但立一營必得一營之實濟有一兵必收一兵之實用方為措置得宜緩急足恃臣荷蒙 聖主深恩署理總督印務懼職任之難盡恨營伍之廢弛數月以來竭力整頓設法稽察務期技藝純熟汛防嚴密以無負我 皇上教訓期望之至意而兩江水師情形多係有名無實臣悉心諮訪通身籌畫其中未妥之處愚見所及有不敢不據實陳奏者京口為江淮鎖鑰南北咽喉將軍親標兩營

駐劄府城俱係陸路江陰副將左右兩營雖係水師止守
沿江汛地所有京口沙船五十六隻艙艘船三十二隻配
搭八旗官兵乘坐操演實為江省水師之重鎮今查兩項
戰船共水兵一千四百餘名却為將軍親標陸路兩營管
轄陸路將弁既不熟諳水性且船隻水手駐劄之高子港
去鎮城數十里不能兼顧除春秋兩操而外俱各游手好
閒不但無人訓練亦且並無器械徒有兵名究無實濟此
京口水師不妥之情形也江寧為省會重地襟帶長江居
京口狼山上游從前並無水師雍正五年欽奉　諭旨
令江寧駐防滿洲官兵學習水師部議於八旗滿洲蒙古
馬兵內挑選一千名派協領四員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十
二員撥京口將軍標沙船二十隻共水手三百餘名令江
寧將軍督率每逢春秋二季操演八旗官兵實為有益但
教習水兵必得設有專員當日部議止令於鎮江千把內
揀選四員遇水操之時令其前往江寧分配旗員教習至
止操之時仍回原任無論暫時派撥之員並無責成難收
實效即鎮江千把亦不能教習水師而佐領等官不能熟
諳旗下事多不能在城外彈壓雖輪班照看並無專責至
今三百餘兵不但未置器械未習技藝且家眷仍在鎮江
高子港春秋臨時應差其餘之日多半來往京口而經管
旗員除捕盜舵工之外尚不能熟識一旦需用官兵俱不
聯合人船總不湊手此江寧水師不妥之情形也狼山為
長江尾閭大海門戶總兵親標三營有戰船二十二隻定
例春秋出洋操練江汛每月會哨通年以來狼山營伍疎
懈春秋不過駕沙嘴船數隻每船配兵數名並不出至大
洋止於江口來往幾次草率塞責水面不能熟嫻焉能衝

風破浪至於江汛會哨虛應故事止以空文具報會與不會漫無稽查更可異者趕繪大船原係出洋利艘而竟泊於狼山港內高擱沙灘從不出洋操練廢棄戰船虛糜糧餉此狼山水師廢弛之情形也見在狼山營務臣已面交署總兵王廷梅令其逐事詳稟徹底清查將船隻之安放不妥者擇地位置水兵之漫無紀律者教以技藝並諭以會哨之法令其實力操演臣復派員前往監查務必力挽積習實心整理外其京口將軍標水兵一千餘名若不另行籌畫難收實用請將現在住高子港水兵一千四百餘名另設水師都司一員千把各一員駐劄高子港專管船隻督率水師並歸江陰水師副將兼轄除春秋與旗兵合操外閒暇之時即教習籐牌挑刀各種技藝則駕船之水手即精練之勁兵操船則馳縱江洋停操並可資防禦庶無用者咸成有用矣江寧將軍船隻俱在江邊停泊其水兵三百餘名因無棲身之所前將軍鄂彌達曾經商酌臣已撥與隙地似宜酌蓋營房將水手家眷搬至江寧以免數百里往返奔走請另設水師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專司其事仍歸將軍統轄其素日管理水師旗員仍令兼管除配八旗官按期操演外平時責成守備看管船隻教習兵丁技藝與西岸浦口營相為對峙再添吧唬船數隻以便巡緝則城外江邊又有營頭防守實為嚴密抑臣更有請者江寧京口旗下官兵雖一年兩次操演而此外總不駕船終難熟諳以後京口江寧應每月各於佐領協領等官內派出二員輪駕船隻酌帶兵丁巡查江面其狼山鎮標除專管海汛之右營官弁每月駕船巡視海面外中左兩營亦宜每月輪派將備駕沙唬船二隻於江面游巡如此

則水手得以熟習旗兵又可勤練而長江數千里形勢連絡遠近聲援庶於武備少有裨益矣

請格外賑恤災黎疏　雍正十一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户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張廷玉謹　奏為懇　恩格外賑恤以廣　皇仁事我　皇上至仁如天自臨御以來旰食宵衣勤求民隱欲使薄海内外無一夫不獲其所臣日侍彤墀知之更為親切本月十日蒙　恩給假回籍舉行先臣祀典由京師啟程經由北直州縣訪察地方情形知秋成豐稔之處頗多惟近河低窪之地遭值水患仰蒙　天恩賑濟窮黎得以存活黃童白叟無不感激涕零但被水州縣輕重不同其中有偏重之處已歷數月積潦未消難以佈種二麥失業之民竟有輕去其鄉覓食異地者目前如此恐明歲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際閭閻自倍覺艱難倘蒙　聖恩敕令督臣詳確查明仿照從前江南山東等處之例於明春例應停賑之後加賑兩月或四十日再　敕督臣河臣查該地方若有應修之工程酌議舉行並將轉徙異鄉者給與口糧招致回籍如此則窮民於領賑之外又傭工以餬其口一家老幼俱得養濟更屬　聖主浩蕩之鴻施矣　雍正十一年　鄂彌達

謹籌便民買食之法疏　雍正十一年　鄂彌達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彌達謹　奏為謹籌便益貧民買食之法仰冀　睿鑒事竊查米價騰貴皆由囤户居奇彼等開張米舖惟利是圖往往控作謠言增長米價或云風為旱兆或云雨係水徵一日之間頻增價值一店長價諸店皆然名曰齊

行莫敢異議富民家有蓄積任其高抬於己無損惟手藝
貧民終日拮据不供口食蓋肩挑負販為人傭工一日所
得無幾即遇官府有平糶倉穀不過一升半升日糶日食
而已無力多買又不能戶戶有碾米之具且以終日鹿鹿
並無餘暇故窎貴價向米舖糴米非不知官賣穀石價賤
不得已也若欲惠此貧民無如官開米局臣生長京師目
擊八旗自　皇上隆眷設立米局以來歷年米價皆未
昂貴總由米局價平故囤戶不能射利法良意美實可通
行伏念粵東省會之區貧民待哺尤衆奸民乘機射利往
往高價病民臣擬於粵東省城設立米局三處南門設一
米局動廣州府倉穀以該府倉大使管理東門設一米局
動番禺縣倉穀以該縣典史管理西門設一米局動南海
縣倉穀以該縣丞管理各局將日逐糶賣數目每
日摺報各管府縣稽查該府縣十日一報司道存案仍令
糧驛道不時稽查察其米價則額定倉斗一兩一石永成
定例無減無增倘市價減至一兩以內仍聽民向各店買
食市價稍昂即照定價一兩糶賣其赴局零買者用銀用
錢聽隨民便仍不許買至一斗以外致啟販賣之端賣出
價銀則令隨便赴穀賤地方採買源源轉運夫價有定額
則胥吏無所容私局既常開則囤戶無能專利一切肩挑
負販傭工覓食之人三五零錢取攜皆便矣至各府郡城
即將府倉穀石碾米開局比照省局之例仍責令該管道
員稽查似亦可以一體通行伏祈　皇上睿鑒

備陳丹河疏濬之難疏雍正十一年　史貽直

署理巡撫陝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史貽直謹　奏為備陳河道疏濬之難仰祈

睿鑒事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准戶部咨湖廣督臣蔣
柱奏請疏濬荆子關至龍駒寨一帶河道經廷議交臣相
度情形乘此冬月之時估工動帑以垂久遠之計以紓輓
運之勞臣遵即檄委潼商道商州知州等前往龍駒寨荆
子關一帶河道相視地形詳觀水勢勘丈灘口估計工程
隨據該道等繪圖繕册詳覆前來臣細加查核只就見在
河身平淺之時量為疏濬計用夫匠三十五萬一千六百
九十工合動帑銀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兩零臣仰體
皇上利濟民物之懷建萬世平成之績敢不悉心籌畫
以為一勞永逸之圖但河道實有難於疏濬之處敬為
皇上陳之伏查秦省商州所屬之龍駒寨至河南之荆
子關中間一水名曰丹河西源秦嶺南滙浙川夾乎兩山
之間乘其上流之勢紆回曲折經途有三百七十里之遥
湍激奔騰灘流有一百八十處之險無旁支以蓄洩無他
道以疏通其最險者危礮陡削巨石星羅飛瀑狂瀾衝沙
走礫工匠無駐足之地斧斤無鏈鑿之方次險者水溜稍
平而淤沙壅塞山根稍遠而亂石縱橫欲將淤沙挑究則
河泓一線無隙地可以容沙欲將亂石搬移則壁立兩崖
無平原可以疊石若聚沙於山脚則怒濤一刷沙仍壅滯
於水中若積石於河干則高浪千層石復漂流於灘底況
夏秋之間豫陝兩省農民均藉丹水灌田各處築堰蓄流
涓滴不容滲漏唯餘中泓一線輓運實難至若積雨之後
山水驟發田間各堰盡開百谷奔流頃刻水高丈許此時
衝齮縴路人力難施徒步者尚裹足而不前操舟者益望
洋而驚阻所以自古迄今丹河之水聽其自然設有輓運
之事唯當隨時疏濬從無永遠通利之方在督臣蔣柱此

奏原為運道民生起見意非不善秦伊遠在楚疆未能洞悉其形勢臣身當職守豈敢冒昧以經營訪之土人參之輿論皆曰天定無假人為臣何敢罔恤民勞虛靡國帑再查督臣邁柱所奏原為輓輸楚米起見但臣前因楚米水陸輓運均屬艱難曾經奏請停運並請於豫省之河南府及陝州沿河各屬積穀二三十萬石以為陝省源源接濟之用業經奉　旨俞允欽遵在案是此後現有豫省積穀可以就近輓輸不必再運楚省之糧則疏濬此河尤屬可緩伏祈　皇上俯准停止興工則民力不致徒勞而國帑亦可節省矣

　　籌禁燒鍋疏　雍正十一年　史貽直

署理巡撫陝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史貽直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承准大學士張廷玉寄字內開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聞得陝西之三原涇陽咸陽渭南富平等縣燒鍋各以千計其餘州縣亦皆有之朕思燒鍋既多必將糧食耗費甚屬無益但恐遽令禁止又滋煩擾爾可寄信與署撫史貽直等令其悉心籌畫若禁止不致累民則禁之為便抑或多方勸諭令其醒悟不期禁而自止是惟封疆大臣斟酌行之不可強迫欽此等因到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愛養黎元敦本重農之至意伏查燒鍋一項西北各省所在有之祇因小民圖利往往舍本逐末臣前歲莅任即檄行所屬地方各官不時查禁在案兩年以來各處燒鍋已減去十之七八臣思欲杜燒鍋之原當嚴造燒鍋之禁民間每於麥收之後不以積貯為急務而以晒麴為生涯所費之麥不可數計惟嚴禁造麴則燒鍋不禁而

自止矣然陝省糧食之耗散不僅由於本省之燒鍋而在
於晉商之販運陝西每遇豐收之年則晉省富商豫將資
本散給於西鳳之農民農民貪取目前之現價不顧日後
之盈虛一至糧食登場悉聽晉商搬運以致糧食耗費蓋
藏空虛臣稔知各種情弊見於今歲麥收之時遍行出示
剴切曉諭毋許民間私自造麴更於晉商販運之要路委
員前往稽查不許糧食私販出境見今陝西省糧食可免
耗費之虞惟是秦民艱於生理往往日用之需以為餬口
之計倘本地糧食充裕百姓藉燒鍋以覓微利亦屬謀生
一道若欲概令禁止則誠如　聖諭不無煩擾臣仰體
天心惟當因時酌量視年歲之豐歉審民力之盈虛
或出示嚴禁或多方勸諭務使閭閻有蓄儲之需草野有
資生之策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推廣免追兵餉之恩疏　雍正十一年　萬　柱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萬柱謹　奏為請
伏讀　上諭聞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
陸續在軍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管將弁始接到部文
而各家口前所領月餉例應病故之日追出歸入截曠項
內朕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恩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丁尤
朕所格外矜憫者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此時安
有力量可以措辦交官此項月餉悉著加恩免其追還欽
此仰見　皇上加恩於出征病故之兵丁至優且渥臣
查楚兵赴陝出口以來亦有軍前病故者原營奉文開除
已隔數月行追家口長支糧餉併追故丁名下豫借庫銀
該家口俱以貧苦無依哀懇免追誠如　諭旨其未奉

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無力措辦交官事同一轍但北路
四省兵丁遇有軍前病故免追家口長支糧餉出自
特恩未見部文通行臣下亦未敢援引然同一出征身亡
之兵丁自當共霑 皇恩一例邀免今楚兵遇有軍營
病故者議動司庫三分耗羨銀兩找給新兵家口併補還
故丁之豫借庫銀咨明戶部允行在案臣轉思楚省如此
辦理已經推廣 聖恩而別省尚有出征兵丁不知作
何辦理仰懇 聖主洪慈再頒 諭旨宣示各省遇
有出征兵丁在軍前病故者照北路四省及楚省見行之
例將家口長支月餉併故丁豫借庫銀一概免追准動該
省存公銀兩支給還項則 皇恩浩蕩無處不周矣
請加惠邊兵疏 雍正十一年 劉於義

刑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兼辦軍需事務臣劉於義謹

奏為懇 恩格外施仁加惠邊兵事臣蒙 皇上簡
任陝西總督到陝以後仰體 皇上軫恤兵民至意時
時留心訪察陝甘二省雖俱承辦軍需而總滙之區惟涼
甘肅三處尤要查涼甘肅百姓有土地之家所收糧石草
束年來價值昂貴頗可自給其無土地者運糧割草及僱
覓傭工俱有脚價工價可以營生惟甘州提督所統及涼
肅安西三鎮之兵甚覺貧苦蓋緣兵丁糧餉俱有定額往
時糧一二兩一石者今價至十數兩是一日而食數日之
糧矣往時料兩許一石草一二分一束者今價增數倍是
一馬而食數馬料草矣即如肅州鎮守兵每名月餉九錢
計日得銀纔有三分耳今肅州之米至十三四兩一石是
其數日所得止可糴米二三合方且自給不贍而尚能養
父母妻子乎所以肅州之兵有嚴寒而衣履破爛者豐歲

而面帶饑色者此臣之所目覩近又得署甘提臣劉世明與臣書有馬匹則疲瘦殘瘸兵丁則鳩形鵠面之語以此而推則涼州安西亦可想見矣伏念我　皇上加恩兵丁至優至渥即如蠲免甘省銀糧草束恐折中定價不敷糴買加增糧料草束價值動費數十萬帑金此外別無再可施　恩之法臣日夜籌畫欲為兵丁久遠培植之計查見在童華開墾九家窯原報墾籽種一千石王全臣開墾瓜州原報墾籽種二千石臣又咨明孔毓璞將大灣小灣零星鹹薄地畝今歲不必佈種使水全注瓜州將來瓜州開墾地畝必多此外倘有餘水得以灌溉地畝及他處或有可以開墾地畝肅州安西二鎮臣仰懇　皇上各借給籽種五百石之價併製買牛隻農具之費臣約估每鎮須得銀六千兩令各鎮兵丁或伊弟男子姪耕種其銀於本年冬季及甲寅年冬季分作兩次扣還嗣後於每年秋收之時即豫留下年籽種此外餘剩糧石責令鎮標中軍遊擊經管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以濟兵食耕種之後令總兵官時常覺察毋致荒廢至甘提涼鎮臣委員見在查勘荒地將來開墾之日亦照此例而行此外沿邊各營堡倘有兵丁欲墾地畝而無力者許營弁報明飭令地方官勘實取具各營官弁印結亦准借給牛種農具之資於秋成後分二季還官在國帑原屬無虧而邊兵永遠受利如此培養數年士飽馬騰加之慎選將弁整頓釐剔邊兵不畏霜雪習於勞苦風土淳樸忠勇可用此即我　皇上涼甘肅之長城不必調兵他省而蠲除小醜綽綽有餘裕矣

雍正十一年　索柱

請定保舉之責成疏

禮部侍郎大理寺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一級臣索柱謹　奏為請定保舉之責成以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大理寺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一級臣索柱謹　奏為請定保舉之責成以示鼓勵以收實效事我　皇上念切民依以實心行實政尤以得人為致治之要務每授一官必詳加簡閱量才補用而各省見出之缺時督撫等遴行題補蓋欲於所屬人員內舉其所知庶人缺相當實有裨益也為督撫者自無不仰體　聖心矣公矢慎以期無負信任之深恩臣愚以為由藩臬以及道員離督撫甚近猶易知其賢否至若府州以下等官去省較遠接見有期其居官之優劣得諸訪聞者已原未確又或因其一時一事之有合意指親友左右之傳說贊揚即深信而保題之吏恐迎合請托諸

思議敘優陞者該部於議覆時查明原結之上司開
單一併進　呈候　皇上睿鑒加恩如此則司道各官
更期汲引實才府州縣等官愈加勉求實蹟有地方之責
作親民之官急欲竭力奉行數事以獲陞用則地方已受
數事之益況保薦者不尚虛聲盡職者立有實效雖魯鈍
之才亦思奮勉鼓舞希圖上進於保舉之法或稍有益矣
　請設馬厰以裕邊防疏　雍正十二年　劉於義
吏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兼辦軍需事務臣劉於義謹
奏為請設馬厰以裕邊防事臣伏以　國家馬政為武備
之要連歲西路軍需調解馬匹陝甘兩省購覓甚難俱從
北路歸化城等處解送不惟糜費錢糧且長途遠涉難免
疲乏瘦損之弊況語云地用莫如馬即將來大兵凱旋邊
防要區原宜多為蓄養以備應用考漢時廣置廐苑設立

弊生所以保題未久而參劾加之檢舉隨之者不少夫
自保自參督撫中之公正者能之而地方已莫收得人之
效若稍加姑息回護則民間之受累更多又何能仰答
　皇上急欲得人之盛心耶請特頒　諭旨令督撫等
或奉　旨題補或遵例保題悉照糾參屬員劾實列款
之例保題道府各官取具兩司確結保州縣等官取具府
道確結務將該員任內如何振興學校勸課農桑如何緝
盜安民除奸去蠹如何清理錢糧積貯賑荒務舉一二端
之優長悉載有徵驗之實事一併敘入本內具題不得以
才堪肆應明敏練達年富力強熟悉風土等浮詞填寫考
語所保之員或改操於後干犯嚴處而原結之款查有確
據則出結各官得予免議如所結不實旋經發覺即按濫
舉之例治罪其保過人員陞任內實能稱職著有猷守蒙

牧師苑監分別河西六郡北魏時以河西為牧地滋息馬二百餘萬匹唐時置八坊四十八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畜馬七十餘萬匹是河西諸郡水草豐善原係前代畜產馬匹之所臣留心體訪聞西寧擺羊戎地方可設牧廠隨委原任西寧府知府黃澍前赴查勘黃澍稱擺羊戎周圍約二百四五十里其間荒地甚多且饒水草可牧馬六七千匹又肅州嘉峪關外之花海子湃帶湖一帶周圍約二百餘里水草富餘至甘州之大草灘涼州之黃羊川水草尤屬豐裕皆可設廠牧放臣請於羊擺戎花海子大草灘黃羊川地方各設馬廠一處每廠且先採買騾馬一千匹兒馬二百匹查兒騾馬西寧口外及陝甘內地尚易購覓騾馬每匹約需價銀八兩兒馬每匹約需價銀十二兩即可採買以為牧放孳生之用其擺羊戎馬廠即交西寧鎮經理大草灘馬廠即交甘提標經理黃羊川馬廠即交涼州鎮經理花海子湃帶湖馬廠雖係安西鎮所屬地方但去安西甚遠離嘉峪關止二百里應就近交肅州鎮經理令安西鎮防護每廠各派游擊一員總理其事其牧長牧副即用本營千把牧丁即派本營兵丁亦毋庸額外多費錢糧每年以孳生馬匹之多寡即定各提鎮之殿最如此經理數年馬匹蕃息於邊疆防守永遠有益矣

請粵東開鑄疏 雍正十二年 鄂彌達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彌達謹 奏為祗承 聖謨敬陳開鑄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粵東界連數省一帆可通若得就近開鑄不但本地錢文流通兼可資兩江三楚浙閩等省之用伏思粵東開採之議屢奉 諭旨嚴禁礦口悉封臣職任

海疆自應杜漸防微況利弊相因豈容輕舉妄動但臣莅
粵數載遍察情形熟思審計有可保其有益而無害者粵
東山多田少生蠔日廣生計倍艱查惠潮肇韶等府礦產
甚多原係天生之寶以資民之生固宜應時變通以疏衆
貨之源若以人衆堪虞易聚難散恐滋生事端查粵省鐵
爐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開究亦多傭工者不下數萬
人俱各相安無事粵東向稱多盜邇來仰賴　天威前
此窠巢已成樂土民情漸知畏法苟得開礦營生方見踴
躍思赴各立家室實無他慮查滇南開採多年並無他患
湖南郴桂等處從前歷年開採粵西亦現在開採並無異
說且銅鉛金錫皆地氣凝成此衰彼旺彼衰此旺更遞開
之實可不匱不竭若以人多則穀價易昂試思以本地之
利養本地之民即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穀未開採之先
人不少而穀不加多既開採之後人不多而穀豈見少見
在連年豐收穀價平減惟不令外省游手冒入充工固萬
無人滿之患況本地居民各愛其生豈肯利歸他境更可
不禁而自杜臣請酌量仿照各省開廠事宜就本省地方
招殷實商民取具該地方官家道殷實印結令其自備資
本開採專委廉正之員董理巡查其招募人夫各州縣官
查出樸實窮民取具户鄰保結編立保甲填明户口住址
連名互結併可察匪弭奸實有利而無弊如蒙　俯准
就近開鑄則上裕國課下養窮黎流布錢文通濟鄰省莫
有便於此者矣

敬籌要地倉貯以備民食疏　雍正十二年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鄂彌達謹　奏為敬籌要地倉貯以備民食事竊粵東

瀕海環山土狹民稠臣籌通省情形如高雷廉三府產穀
素多見又飭令地方官查荒開墾將來產穀必豐其廣肇
南韶惠一帶歲有西穀源源接應復於西南建倉收買西
穀積蓄饒裕足供緩急惟查潮州一郡人多田少該處穀
石除供居民食用尚有閩省之漳州每歲來潮告糴舟楫
絡繹小民止圖目前之利不思豫為蓋藏而閩粵均屬
朝廷赤子未便禁遏且有附近之南澳碣石亦時赴潮
買運倘收成稍歉常平倉穀發糶不敷米價高昂緣潮地
處極東即欲仰給西路泰距廣肇遥遠難以日計接濟此
潮州積貯宜為籌畫又瓊州一府孤懸海外為全省屏藩
重地鎮協營寨棋置星羅生蕃殷繁商賈雲集本地產穀
不敷一年之食且年歲豐歉無常米價低昂難定而常平
倉穀又止有此數平糶之後一遇歉收買補維艱該處兵
民日食歲藉高雷販運以資接濟若商販少至轉輸不及
一時騰踴殊覺窘迫此瓊州積貯宜為籌畫臣與撫臣再
三斟酌潮州一郡議於所屬潮陽揭陽海陽三縣各建倉
厰買穀積貯所需銀兩請於太平關稅借支銀五萬兩將
二萬兩發交潮揭等縣地方官於秋收後陸續購買再將
二萬兩委員賫赴西省採買運回尚餘銀一萬兩除倉厰
工料買運腳價外餘銀仍酌量添買約計貯穀可近一十
萬石其買回西穀道經廣州之西南如值春夏風雨不常
即將穀石於西南倉內暫貯俟秋冬風信順利陸續運回
各縣收貯自廣抵潮撥運亦易則該地穀價自可不致高
昂即近而南澳碣石遠而閩省之漳州均可流通接濟至
瓊州一郡民食待給於高雷兩府查歷來瓊商販穀赴雷
者舟集徐聞海口赴高者船泊吴邑限門由海達瓊水道

不遠所有瓊州積貯穀石議於徐聞吳川二縣建倉併請
借支關稅銀三萬兩分發高雷二府各一萬五千兩轉發
徐聞吳川二縣及附近各州縣於秋成陸續買穀存貯除
去工料價費外可買穀六七萬石庶緩急輓運不難可以
刻期接應以上潮瓊二府借支銀兩約分十年扣還原項
新積穀石價昂發糶比市價稍平亦不獲有盈餘一併買
穀愈積愈多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苗疆文武互相稽察疏　雍正十二年董　芳

鎮守雲南臨元澂江等處地方總兵官臣董芳謹　奏為
請廣文武互相稽察之例以靖邊境事竊惟雲貴川廣等
省各種苗夷生長山陬罔知法紀惟賴文武各官加意妥
輯極力撫循庶無蠢動之虞乃地方文武往往為異類可
欺科派擾累任意魚肉苗夷不通漢語無由控訴遂致忿
極思變又邊方土目原非善類偶以隨師効力著有微勞
給以土千把總職銜管理地方乃見其家道稍殷索詐無
休偶不遂意凌辱不堪亦致激成釁端擁衆悖叛督撫提
鎮遠隔省郡難以即知同城文武曲徇情面含糊隱諱所
以不及早為撲滅蔓延漸廣殊費周章臣伏思邊省苗疆
與臺灣並重仰懇　皇上敕部定例凡屬雲貴川廣等
省各種苗夷地方比照臺灣互相稽察之條一體通行飭
遵則大小文武咸知警惕自必實力奉行邊疆可以永遠
寧謐抑臣更有請者邊地山箐深密官兵出征勢必調用
土弁以為嚮導其中誠實可用者雖或有之然亦止可令
其隨營出力不可假以威權乃不肖之員每因道路崎嶇
瘴癘侵染賊勢猖狂怯懦畏懼並不親身前往將剿賊辦
糧重任專委土弁經理遂有一種惡弁乘機恣肆搶奪公

行生殺任意且洩漏軍機賣放賊首樂於地方有事以遂其奸貪之計而軍前文武於賊人實在情形茫然不知祇得任其愚弄互相護庇冀其成功究經終年累月難以底定可否仰懇　聖慈亦令文武互相稽察告知督撫提鎮嚴查重處其有瞻徇隱匿者一體議處實於邊疆軍務大有裨益矣

請禁上司勒薦私人疏　雍正十二年　廕宗萬

光祿寺少卿臣廕宗萬謹　奏為請禁上司勒薦幕客長隨之陋習以絕弊源事查各省督撫司道以至州縣衙門刑名錢穀事務殷繁勢不能不延請幕賓以資協助但其間往往上司有勒薦於下屬者臣思屬員一切事件皆須上司督查若既薦幕賓以為親信可託自必急於稽查繼且通同容隱況出衆之才十不得一設遇其人自必留以自助豈肯輕畀他人今既不自用而復薦之屬員則其中必別有隱情大約非故鄉親串即舊日知交在己身無以應其所求遂借下屬衙門以為周旋貧乏之地而下屬亦遂藉此為交結上司之端延至幕中以為有恃無恐一切任其主張而不肖之幕客儼然藉上司聲勢挾制把持主人墮其術中付之無可如何不敢過問又或上司之幕友援引朋儕分布各屬私相關說案規季規等弊若薦而不用者則凡遇案件刻意苛求再三駁詰又或故為延擱動干違限處分屬員見事事隔礙不得不俯首聽從及既用其私人則辦理即有未協亦可將就通融且或代為更改刪供換詳等弊往往而有又有甚者則上下串通暗藏線索甚至出入往來毫無忌憚其弊莫可究詰至於長隨一項尤係微賤下流惟利是取罔知法紀滋弊更甚且以上

司而勒薦家奴尤屬非體臣請　皇上特頒諭旨敕部
定例嗣後如有上司勒薦幕賓長隨者一經發覺照例嚴
加處分則上下關防嚴密屬員不致掣肘弊源絕而吏治
於以肅清矣

請禁州縣徵糧之弊疏　雍正十二年　蔣炳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蔣炳謹　奏為備陳州縣徵糧三弊
請　旨飭禁以厚民生事竊惟　皇上膺圖御極首
以惠養黎元為務　賜復蠲租屬頒　諭旨復豁免
天下積欠錢糧浩蕩　皇恩固已普天共戴矣伏念
　世宗憲皇帝十三載宵旰勤求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凡
所以厚民生者事事舉行而於錢糧火耗尤屢　聖衷
所以各直省酌定分數嚴立科條禁止州縣加增屢經奉
有　明訓不啻三令五申乃有一等不肖州縣外雖不
敢明示加增而陰為朘削巧事誅求如開徵時每於花戶
名下暗行飛洒增添分厘蓋田分九則起科原各不同而
一戶應納之銀必有總吏攜書造冊而條編之數各年不
同從無一定花戶無從查考所以易於飛洒在每畝所加
雖屬毫厘而合縣計之如江浙財賦重地即至盈千累百
何莫非民脂民膏此官吏飛洒之弊皆由小民不知正賦
定額之所致也至花戶納銀俱照部平加增火耗交納而
州縣折封每借短平名色硃票空袋每兩填註輕平三四
分不等任用心腹胥吏立押花戶添補又不發出原銀稱
兌以致胥吏因緣為奸偷出折過空袋私用硃票開寫分
數向花戶勒索花戶以無原銀可對若欲告理其費愈大
只得隱忍添補其原袋隨即銷燬所以上司無從覺察在
百姓於正賦之外多費一分即受一分之累在州縣每兩

多取數分則積少成多動盈千百此空袋補平之弊皆由
不發原銀稱兌之所致也又花户倾銷銀兩定例禁革官
匠而各州縣中仍設立官匠串通胥役盤踞衙門左近凡
花户納銀若無官匠名字印記即不准投櫃又不容別鋪
銀匠倾銷只得倩求官匠而各匠任意勒索包完出串每
兩侵漁六七分不等蓋書吏銀匠通同一氣而州縣官既
貪其倾銷元寶可以尅扣又希圖節省串費且官銀匠又
暗有餽送彼此分肥遂違禁容隱以致小民受累此官匠
刻剥小民之弊皆由不遵定例禁革之所致也以上三弊
查直省州縣皆然而江浙為尤甚仰請　敕下該部通
行直省督撫嚴飭州縣嗣後徵收錢糧每年照部頒定額
由布政司核明刊示遍行曉諭使人人共知科則銀數將
書吏飛洒之弊永行禁止其折封時照部平稱兌如果花

户短平即將原銀發出較準補足其不發原銀止將空袋
押補之處永行禁止至花户納銀不拘何處銀舖聽便倾
銷止令鎔化足紋投櫃其官匠勒索私用印記之處永行
禁止該督撫等實力查察若州縣陽奉陰違即行嚴參治
罪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

皇清奏議卷三十二

敬陳實政二事疏乾隆元年　　允　禧

宗人府左宗正正黃旗漢軍都統多羅郡王臣允禧謹奏為敬陳管見仰請

聖裁事我　皇上膺圖御宇宵旰勤求用人首重諄諄訓諭惟期以朝皆俊乂野無遺賢為殷殷凡在廷臣工理宜仰體宸衷悉心察核舉直錯枉實力奉行方盡厥職以臣愚見竊以為一在保舉之宜慎也一在彈劾之宜實也敢為　皇上陳之以祈　聖訓夫古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歷代皆然故薛包之舉以孝讓橫渠之舉以講學陳平之舉以奇謀匡衡之舉以材智必在家實有善行之可指而居官始吏治之有聞所謂考廷獻於家修之際也今保舉之人雖未必有賄賂植黨之情而豈能盡以人事

君之義保舉者不過含糊數字之考語以為行實臣以為各舉所知者謂知其人之行也某也孝必有負米養志之可指某也廉必有瘞鹿懸魚之可錄某也文武兼資必上馬舞稍下馬作露布某也理煩治劇必日發百函五官並用雖全才難得實指其一二事之表見庶幾用仁去貪用智去詐之一端也夫屬官之陞轉則以勤慎明白等字填註為宜若不拘資格特保之人必圭璋特達之才方可勝任而愉快豈含糊數字遂可盡其生平況孝廉方正之舉已奉　旨詳烈實行今臣工特保之人恐未必盡出於至公程功積事之謂何臣以為保舉之宜慎者此也科道乃朝廷之耳目風聞言事乃其所職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近日言官之章奏不過以聞雜無關之事以塞其責彈劾者亦止拾摭細故以為能事一在畏葸一在附和乃其人在位之時寒蟬不語及敗露之後交章彈劾者往往而是臣以為苟其人不良不問高位下僚皆宜劾奏如魏相之去副封呂誨之彈參政方稱鐵面今言官舉動尚未免畏葸附和之見存於中殿中執法之謂何臣以為彈劾之宜實者此也臣請　敕下在廷諸臣嗣後特保之人必實指其行事即一二端之足取亦可備因材器使之用不則未可使不拘資格之舉以之便奔競之路也科道之官有聞即奏無避貴要凡督撫部院八旗大員果有居心不良行事乖張者該管科道當日知而不言敗露之後即責以徇庇之咎如此則賢才庶可登進僉壬不致竊位而　朝廷收用人之實效矣

謹陳鹽政變通事宜疏乾隆元年　朱軾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朱軾謹　奏為謹陳鹽政

變通事宜以備　聖明採擇以期裕國通商便民事欽

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深恤民隱　寬大之詔屢下

舉凡錢糧課稅兵刑禮法之所在為臣下奉行之未當者

無不逐一釐正措施期於盡善固已四海共沐　恩膏

無不歡騰鼓舞矣惟是鹽政一事上關　國計下繫民生

向來各處俱定有規條而法久弊生每滋紛擾上廑

聖懷有不得不急為講求補救者臣查出鹽之地有海有

池有井而各省鹽法辦理不同始或因地以制宜今當從

長而定議去其弊則利自興便於民始有補於國臣謹就

平日見聞之所及酌目前因革之所宜敬抒管見為我

皇上陳之

一行鹽地方宜酌量變通也查各省不皆產鹽所以必藉

商人行運但即以江南之鎮江等府而論與淮揚相去甚

近而向例必食浙鹽浙江路遠商運需費鹽價自貴而淮

鹽就近可得價亦甚賤捨賤買貴人情所難近日丹徒縣

販私搶鬧一案所謂私鹽者蓋即淮揚之官鹽因其非浙

商所賣之鹽即謂之私耳夫淮浙雖有不同以　國家視

之食鹽無非赤子完課總歸正供此疆彼界有何區別徒

以商引銷積之不均致使小民法網之不免自應今各督

撫會同鹽臣斟酌變通如鎮江等府竟改行淮鹽其餘各

省似此者甚多如河南上蔡等縣本有河東之鹽而必銷

淮引湖廣巴東等縣逼近四川之界而必食淮鹽有一省

而各府所食之鹽地方不同者有一府而各州縣所食之

鹽地方不同者俱應就鹽地之遠近逐一查明盡為改易

則一變通間於　國家既毫無所損而民之受福不少矣

一各州縣銷引宜通同計算也查商人行鹽各有地方州

縣銷引原有定額是以舊例不許越界買賣但犬牙相錯之地有此縣莊村插入彼縣地界者就近買食官鹽即為犯禁查拏拘繫往往不免而本縣所設鹽店或遠在數十里之外小民食鹽無幾欲其捨隣近易買之鹽而遠求於數十里之外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況水陸之裝載有難易鹽斤之積貯有盈縮而價之高下因之若必拘定所屬地界甚為不便而愚民之易至於犯禁令也必矣夫額定之引目原量烟户之多寡此縣之民買食彼縣之鹽則彼縣之引必不足而此縣之引自有餘何不即以有餘之引補充不足之數合總計算自必有盈無虧臣請　敕下各處督撫鹽政諸臣酌量地界相連之處或一府或數州縣合為一局將所領鹽引通融行銷不拘商買分地無論州邑界限聽商民就便交易庶引課民食兩有裨益

一竈户煎鹽宜令商人助其資本并酌定賣私治罪之例也查定例竈丁人等夾帶餘鹽出場及私煎貨賣者同私鹽法乃近來拏獲私販止據現獲之人問理並不根究竈户不知私鹽皆竈户所鬻若使場竈間無私出之鹽奸徒何從興販故欲杜絶私梟必先清查場竈而欲絶場竈之私出又必先體恤其苦情凡竈户資本多稱貸於商人至買鹽給價則權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價竈户獲利無多鹽復有餘且恃私鹽事發罪亦不及是以敢於售私實由鹽商驅之而該管官縱之也臣以為宜令商人認定竈户酌給資本使得及時煎晒雖遇陰雨連綿鹽斤不致缺少於商人亦大有益其價值於掣鹽時該管公同酌定竈有餘毋不足務使竈丁得沾利益庶日用有資而工本無缺然後嚴絶私售之弊而治之以法除老幼負擔四十

斤以下許照例賣給令鹽場大使驗明掛號准其出場並
逐日報明分司此外人非老幼籍非本境鹽過四十斤以
上者一概嚴行禁止煎出之鹽務令鹽商儘力多買或露
積或貯倉大使逐一查明封識如有聽憑商人偷運及違
例賣與梟販等弊將竈户分別究治該管大使以縱容論
罪再大使微員守法自愛者甚少應將分司巫倅移駐場
所責令監察如此則私弊可除竈丁亦不致受累矣
一附近出鹽地方鹽價宜減也查私鹽自三四百斤至千
餘斤者皆大夥梟販運至遠處發脫此其窩頓有地出沒
有時來踪去跡容易追尋且惟江岸河干船隻往來之地
方文武官及水陸關口果能緝查嚴密奸徒自然銷阻惟
四十斤以内不在禁例而五十斤至一二百斤者俱在近
地百里之内售賣蓋遠則擔負非易工食費多得不償失
也食鹽之家每冒禁而買私鹽者不過以其價賤於官鹽
耳與其嚴拏而滋擾不若平價以杜絶凡附近出鹽地方
百里之内將官鹽價值減與私鹽之價相等則民間皆食
官鹽私鹽不禁而自絶矣在商人於出鹽近地既少搬運
盤駁之費鹽價自應酌減況食鹽地方遼濶此附近百里
之内不過千百分之一何必定要昂價彼奸徒販私原圖
厚利即照彼減價亦可償本完課有餘何憚而不為耶
一鹽引額設多餘之處宜行酌減也竊　國家休養生息
天下户口誠日加繁庶然民間食鹽以家計之豐嗇為多
寡即稍豐之家見鹽價騰貴亦必加意節省鹽斤所銷究
不能多乃數十年來引目之數或議加於司鹺之員或請
益於封疆之吏或據商人公呈或稱兆姓情願時有增益
究之頻年壅滯照數徵完者甚少似宜令各該督撫逐一

確查議減與其多餘而必欠存紙上之虛名何如減少而易完收久遠之實效至於鹽規一項立法之初本無此名色緣行鹽利息饒餘各處不免餽送遂爾相沿成例近因各官俱有養廉此項久經禁革聞有存充公用者雖係商人情願急公但恐各官非皆潔己之員舊規既去或又巧為生發商人照舊餽送無非出之於鹽則無非出之於民並懇　皇上敕下直省嚴行申禁其存充公用者亦酌量減免以裕商力蓋懲商必先恤商恤商即所以恤民也一商人宜加甄別並慎為選擇也查運鹽辦課有本有利必身家殷實之人始能承辦無誤且知自愛不致生事而各處引名俱向來頂定有初本有餘而花銷敗落仍然為商者亦有豪強棍徒欺壓霸佔者又有私相售賣頂名鑽充者或係赤手無籍之徒或係兇棍不法之輩始則夾帶

營私繼且窮奢極欲誤引虧課諸弊叢生欺官累民無惡不作此皆商中敗類也宜令巡鹽等官嚴行稽查並著衆商從公舉首逐一甄別慎選老成富厚之人情願承充者更立引名使之承辦仍不時教訓衆商嚴加管束務令謹身節用盡去從前積習勉為善類其子弟俊秀者設立義學延師教授如此則商貫亦敦善行而風俗歸淳厚矣

一鹽價宜公平酌量使商民兩無虧累也凡商賈貿易賤買貴賣無過鹽斤總緣裝運遠涉既多使費而鹽商靡費花銷又復不貲皆取給於鹽此鹽價之所以日益增貴也每見封疆大吏及巡鹽御史有庇護鹽商者任其高抬從不過問而操守廉潔之員不收餽遺又或刻意核減至於已極商人見定價太賤因而匿鹽閉市反致滋擾臣以為應隨時酌定中平價值使買賣兩無虧累自然相安無事

又商人行鹽多存貯省會其各處行銷係本地小商領單轉販運往城郭市鎮會總之處開鋪發行其各鄉村小店又從城市販往層層遞運費亦遞增而經過地方盤驗掛號使用尤多是以遠鄉鹽價較之發鹽之地往往加倍臣請　敕下督撫嚴行禁革如有借端需索許販鹽之人據實控告審明題參計贓治罪再鹽從省會遞運斷無夾帶私鹽之事並飭免其盤驗以省守候之苦庶鄉村小販得沾微息而鹽價亦不致太貴矣

一荒僻鄉村宜擇良民領鹽零賣以便民食也查窮鄉僻壤難於銷鹽之處從無開設鹽店窮苦小民經年食淡或煎熬鹹土充食以致生病老人尤不能堪聞有家道充足之人從城市多買數斤攜歸途遇巡兵盤詰訛詐往往不免請令有司於荒僻村莊擇一謹厚良民給以小票令其領鹽零賣完繳價又復發給如此則衰老窮民得以就近零星買食而於鹽斤之行銷亦不無少補矣

以上數條皆臣從前所經地方及近來察訪略知梗概者此外臣所未知及知而不能確信者不敢以入告也夫

國家度支經費所關甚大豈可輕為置議惟是弊不可不除而法不可不善必揆之上下而皆宜斯行之久遠而無弊臣仰體　聖意之憂勤敢獻芻蕘之末議伏乞

皇上睿鑒

請修楚省江岸疏　乾隆元年　史貽直

經筵講官户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兼理湖北巡撫事務臣史貽直謹　奏為江岸坍頽日甚會城民命攸關亟請修築以資捍禦以固金湯事竊照武昌為楚江省會雄據江浙上游湖荆襄沅澧之通津處秦蜀滇黔之扼要岷江

之水湍激東奔沔漢之川沸騰西滙大別山聳峙其北高羅峯屏列於南黃鵠磯之址橫決靡常白楊湖之波汎濫莫測沿城西南一帶適當二水之沖兩山之夾每遇暴漲勢若建瓴駭浪洪濤吞囓城堞粵稽古蹟唐宋既築長堤元明每加修治壘以巨石保以松樁錮以鐵治鎮以鑄犀當年鹽艘俱泊武昌城南鮎魚口例係淮商按船帶石以資修補迨後鹽船移泊漢口遂弛輸石歲修之事年來日就頹圮向之高廣堅厚者今且坍陷傾廢矣小民無知每將坍圮土石乘間究取日侵月削習為故常目今沙土淤鬆狂瀾沖激每當西風波撼江漲連天水勢直刷城根時虞漫溢臣檢查舊案從前督撫諸臣屢經商謀修築祇以工程浩大費用不貲旋估旋輟由是坍圮蟄陷之形日甚一日臣抵任後目擊沿江堤岸頹塌難堪若不及今修築將來傾卸愈多所費尤鉅總緣長風巨浪晝夜吞吐坐見廛舍垣墉高下剝損凡係保障城池之所係實為生靈民命之攸關我　皇上視民如傷誠求保赤凡利益民生之事每不惜帑金多方軫恤　仁恩普被率土均沾況武昌為九省通衢萬民托命臣身任封疆敢不仰體宸衷經營措置隨檄行藩司遴委道府大員逐加確勘據報自望門山外王惠橋起至武勝門外土城磯止正岸綿亘計一千三百一十九丈五尺護岸計六百八十八丈通計正護兩岸共二千餘丈確估工料需銀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七兩九錢零逐加核減委無浮冒其所需之項查湖北藩庫內現有存留商捐修堤銀五萬九百五十餘兩又於徵存二分公項內動支銀二萬兩合計七萬九百五十餘兩請將緊要工程先於今冬水涸之時亟為修築此

外不敷之數再於來年動支公項銀一萬兩此後口岸徵收之銀除臣衙門一切公費外如有存剩亦可按年動支又臣標滿兵八十名向有南北兩省每年帮貼養贍銀三千八百四十兩今滿兵已經撤回荆州此項銀兩無須支給均可按年湊用足敷經費無庸議動正項至興修之期請限以三年分段次第修理其承修督修之各官臣逐一揀選務擇實心任事諳練工程之員分别委用緣係保護民生事理未敢因循延誤謹將江岸坍頽逼近城郭務宜及時修築情形恭摺陳奏伏祈 皇上睿覽

請修復浮橋疏 乾隆元年 劉於義

吏部尚書署川陝總督兼理甘肅巡撫印務臣劉於義謹

奏為暴水衝決浮橋事臣查蘭州西門之外下臨黃河向有浮橋一座用船二十隻中空水道排列河中上用大鐵索二條横亘河面兩岸植列木樁牽挽鐵索將河中之船俱繫鐵索之上使不可動移又用草大索數條植樁索纜以相維護上架木樑鋪以木板旁設欄杆以通河西凡文報絡繹車馬往來商賈行旅無不由此實為河東河西咽喉要地雍正八年臣在蘭州時值春水驟發黃流湍急曾將河橋船隻全數衝失經前任同知梁德長竭力捐造復成今六月十四日大雨時行山水湧發各山木植順流而下又復將河橋衝失臣因相度地勢皆緣浮橋兩岸築有馬頭二座每座計長三丈五尺兩岸共長七丈插入河中以致河流束緊愈肆湍急又鐵索止長七十丈所立樁木即在馬頭之上不能堅固以致水急力猛鐵索脫樁隨船而去臣思自八年至今七年之中橋已再被漂毀安可不為久遠之計因檢蘭州志書見前明蘭州衛守備李進

改修河橋記云浮橋建於前明洪武壬子年用舟二十四艘後守備苗旺以造舟費大乃於兩岸甃出埠頭減其二舟止用舟二十有二埠頭水急舟常衝激流蕩其流者莫之能返未免復有所造雖云省費而反重費勞人正統乙丑奏請退修埠頭增造二舟以復其舊於是河廣水緩而舟咸無衝激之虞有司免重造之勞恐後守此土者莫究其由復欲減造舟之費以蹈其弊故書於石以識之又臣差員細查馬頭十餘丈之上有二鐵柱其東柱上鑄洪武五年歲次壬子字除埋於土中者難於丈量外其高出土面者計長五尺八寸圍圓四尺九寸西柱上鑄洪武九年歲次丙辰八月吉日總兵官衛國公建斯柱於浮橋之南繫鐵纜一百二十丈字除埋入土中者難於丈量外其高出土面者長九尺四寸圍圓四尺六寸臣又差員至河西

查勘東面亦植鐵柱一上鑄衛國公建斯柱於浮橋之北其餘文略相同除埋入土中者難於丈量外其高出土面者計長九尺五寸圍圓四尺五寸惟獨無西柱臣檢臨洮府志云兩岸西北為鐵柱四各長二丈其後一柱落於河底唯鐵盤尚存今三柱堅繳雄壯屹然如故是浮橋原用二十四舟從前減去二舟暫出埠頭已有水急衝失之患今浮橋止用二十舟較之原製減去四舟是馬頭益出水益湍急宜乎屢屢衝失臣愚似應將馬頭每座減退三丈五尺仍請用船二十四隻庶河廣水緩怒濤不至衝激至鐵索原係一百二十丈今失去之鐵索止有七十丈並不繫於鐵柱之上另植木樁以致樁搖索脫隨船而去今亦應各添造五十丈共一百二十丈仍繫於鐵柱之上其河西所少鐵柱一根用大木樁代之方可不致動搖古人成

法具在自宜倣而行之但河橋稅銀原額每歲止解銀一百三兩八錢三分從前頗有盈餘橋即衝失管稅同知可以修造今河橋稅銀儘收儘解並無餘剩同知每年止有養廉銀八百兩力量不能捐賠臣查詢八年衝失之後除鐵索於硤中尋獲外造船鋪墊等費需銀二千九百餘兩現在臣捐養廉銀一千兩布政司捐養廉銀三百兩按察司捐養廉銀二百兩臨洮道捐養廉銀一百兩共有銀一千六百兩其餘今同知馮慶曾設法捐造至拆去埠頭添造船四隻並鐵索二條各添五十丈共一百丈需用荒鐵一萬二千斤以及修改馬頭等費仰懇　皇上天恩可否准動公用銀兩作正項報銷庶倣照成法可為經久之計矣

請立幕賓勸懲之法疏　乾隆元年　吳應棻

兵部右侍郎臣吳應棻謹　奏為幕賓之錮弊有妨吏治請設法勸懲以杜朋欺以收才智事竊以賞罰者懲勸之攸關榮進者賢愚之同驚名重於利則中材咸勵潔清罪浮於財即下愚亦知顧忌惟有利無名得財不罪將中材化為下愚下愚流為無忌憚而後已則今直省督撫司道郡縣之幕賓是也夫督撫司道郡縣即有傑出之才不能不待助於贊襄之人否則事務填委不致授權於吏胥不止故幕賓之不可無者勢也然而幕賓之滋弊實甚當外官涖任之始聘延幕賓高其聲價及其進署也才且賢者助本官為公正為循良為廉幹固不乏人其次則依違曲從苟且館餐本官之聲績考成一切不能為力又其甚者作奸犯科串通關節挾持長短在上司衙門者陰藉下屬為奇貨在下屬衙門者佯揖上司為引援本官稍不覺察

即身受其累此輩則囊橐飽颺立身事外出一衙門又入一衙門營巢之燕初無定主或賓主不和則在他官幕中必盡力翻駁以快其憤或勘擬錯誤則在後任幕中必極意文飾以怙其非近年來更有一種坐省幕賓在一二上司衙門者為之主持呼朋引類散布郡縣線索相通入其彀者文書申詳曲為照應非其黨者吹毛求疵概與駁詰此風不息其貽害於吏治不小從前　世宗憲皇帝洞燭其弊曾命督撫保奏幕賓以彰激勸後雖有一二保送而行之未遍久而漸弛臣愚以為法本無弊其咎在人人所難防宜濟以法督撫司道府縣官　皇上命之以牧養斯民也而幕賓又佐督撫司道府縣官以牧斯民者也官有賢否幕賓亦有優劣乃　皇上黜陟大吏矣大吏之幕賓無與也大吏進退長令矣長令之幕賓無與也夫資其才智以階勳庸與被其播弄以罹貶斥而國家之刑賞曾不及焉此若輩惟利是圖而視賓主如秦越也罔命曰慎簡乃僚其惟吉士是三代以前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漢有公府辟召外而守令皆得辟除其屬唐宋以來亦多自辟幕僚臣請略仿漢唐宋遺意仰承　世宗憲皇帝鼓勵人材之盛心而推廣之凡督撫衙門設七品幕職二員兩司設八品記室二員以董其成皆報明吏部按品揆選府州縣設立一九品掾司皆令申明督撫或本人有出身者計考與先用本官降革不准與考本官或以贓酷敗露不能救正定議處分後官得辟留前任之幕賓陞調亦可帶往他省如此則賢且才者知所鼓勵樂助本官相與有成即中材以下亦畏罪不敢為奸夫胥吏之中尚有人材經制考滿例得錄用何況幕賓半屬才智有餘諳

練明習與以進身即求才之路益廣不惟革弊且可以得人矣

慎舉孝廉方正疏　乾隆元年　勵宗萬

刑部左侍郎署禮部侍郎事務臣勵宗萬謹　奏為請慎孝廉方正之舉以取實行以重名器事伏讀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　恩詔內開一款各府州縣衙各舉孝廉方正暫　賜以六品頂帶榮身以備召用此誠我　皇上敦崇實行鼓勵勸興之盛意典至隆　恩至渥也但　國家設此至隆之典以待實行之人必期所舉之得人先須舉者之核實稍有冒濫即有屈抑惟慎重於其先乃以杜奔競之漸更釐剔於其後乃以絕僥倖之心從前選舉各官鮮克公當未免衆議叢生所號為孝廉方正者非鄉井有力之富豪即宮墻有名之學霸迨服官之後庸者或以劣參黜者或以贓敗臣以為不核鄉評之實蹟無以得真才不嚴濫舉之處分無以絕奔競請嗣後凡府州縣衙保舉孝廉方正悉由該地方紳衿耆庶鄰右里黨合詞具呈該州縣正印官采訪公評詳稽事實其所舉或係生員許會同教官查核並開造事實清冊加具印甘各結備文申府由府而司由司而院遞加嚴核然後具題倘無堪舉之人寧缺無濫選舉人員赴部投到後請　敕下九卿翰詹科道公同驗看詢諸本人之同鄉參諸衆人之公論均無異議然後照　恩詔事例給以六品頂帶倘所舉不實或被舉發或被題參除將本人斥革追究外其濫行出結各官照濫舉匪人例分別治罪受財者以枉法論又或各衙門胥役借端需索致有力者通同扶持無力者勒捐留難一經發覺照衙役犯贓例治罪該管上司失

於覺察者一併照例分別議處如此則選舉不致濫冒名器不得倖邀似於懲勸之道稍有裨益也

篤宗族以厚風俗疏乾隆元年　蔣炳

內陞監察御史在總理事務處行走加一級紀錄二次臣蔣炳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惟堯舜之道不外孝弟熙皞之風成於親睦經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良以人各有親人各有長由親長推之則人各有宗族此親長之理可由一家而推及天下也從來人心風俗之轉移自世家巨族為之倡而教化之行又先自貴者始近世士大夫於宗族親黨固有好行其德者亦有自私自利者且有妻子饜粱肉而手足糠粃不繼者奴僕乘堅策肥而族黨凍餒不顧者更有起於寒微曾受族黨侵侮一朝得志便思報復而攻訐訟奪過於仇讐者其子弟化之爭產競財互相控告視骨肉如路人等親愛於秦越以士大夫之家而尚如此又何以責細民之篤睦乎我　世宗憲皇帝因世風之日趨於薄也於張琪范瑤等之捐立公產周卹族人皆交部從優議敘以風示天下而士庶中猶有薄其宗黨未臻淳厚者則以有勸無懲而令典未彰也伏惟　皇上至孝至仁克明克類隆本支百世之誼篤行葦棠棣之情所以加渥雖堯之親睦九族無以加此伏見　詔旨所頒上自公卿大夫下至武夫悍卒鄙夫愚婦莫不色慚神悚感奮涕泣可知孝弟之心人所同然一感發而丕應矣若由此而定以睦族勸懲之法則風俗之厚可易致者臣愚以為在位大臣官員以及世家巨族俱宜仰體　皇上之心

以為心敦實行篤族誼各隨其力之所能以卹其宗黨若有能捐產入宗祠周族人者請令有司另列其田數於籍免其雜徭並交部議敘其士庶之家族姓在千丁以上許本族公舉謹厚者一人以為長訓迪族衆三年之內族人無干禮犯法涉訟公庭者州縣給匾獎勵若遇荒歉之年凡族人有能周卹族衆不使流離失所者督撫酌其輕重或給匾獎勵或題請給以頂帶榮身如身膺祿位恃勢擁貲欺蔑宗族者督撫據實題參輕則示罰重則削秩其身列學校者至歲考時許族人將實行具呈教官申送學臣學臣閱文而核其實為宗族所稱許者文雖遜亦得免下考為宗族所指斥者文雖優不得列上等於發案內詳加分別列其實於下以愧恥之復誡勉之如此則有所勸以動其企慕之情復有所懲而去其澆漓之習卿大夫倡於前士庶人興於後大吏有司實力訓勉勿等具文數年之後有不禮讓成風者未之有也且通計直省州縣雖大小之不同而一州縣中必有四五大姓或千餘丁或二三千丁此大姓之族必有醇謹者數人富厚者數家果能各卹其宗族互相勸勉資助則數大姓合族之人即無生事為非之輩不特平時獄訟爭鬬之事可少即遇水旱災荒之歲且能各為存養不至有流離失所之人於以仰副皇上德意自可上追唐虞三代親睦之風以成熙皞之盛矣

請嚴藩臬等衙門積弊疏乾隆元年　夏之芳

協理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夏之芳謹　奏為請嚴藩臬等衙門積弊以清賍罰之源以釋州縣之累事臣竊查　國家計吏必大法然後小廉各直省州縣衙門如有犯賍不

法等事該管上司皆知嚴行審訊獨該上司衙門積弊甚於州縣而絕不究問在藩臬等官身為大吏或知守法奉公而衙門吏役盤踞勾通借端刁難百般需索歷來甚為滋累蓋州縣所辦事件般繁與上司衙門胥役多有交涉一切案件無不需索規禮往往假公濟私借名批駁其在重大案情固為指駁有名即平常事件亦吹毛求疵再三駁詰借事生風恣意勒捐稍有不遂反以遲延違誤等情坐致州縣之罪藩臬道府衙門皆所不免而藩司衙門尤甚藩司為一省之總滙更有錢糧關係凡屬屬正雜錢糧徵解有費支領有費盤查有費奏銷有費以及各官俸薪各營兵餉各項開銷經費除扣平之外又須飯銀甚至並非關係錢糧而亦刁難需索不飽不休種種積弊難以枚舉更有累者州縣承辦事件該上司每不論事之鉅細即差役守候一奉本官文票逢州過縣沿途求需而承辦之州縣接以賓禮重以錢物任意巧取與書吏表裏為奸無所不至該州縣既因案件在其掌握又恐有碍上司情面不得不吞聲隱忍設法給與因此不肖州縣官吏即借名上司衙門費用勒索民間重耗科派之弊往往由此而起臣愚以為欲杜州縣之贓私當嚴上司之苛累欲禁吏役之需索須嚴大僚之考成應請　敕下直省督撫逐一嚴行禁飭仍不時嚴為訪查如有借端批駁並刁難扣尅需索等弊即將該吏役捉拏究追仍將該管官照失察衙役犯贓等案內首出情節者除將該管上司官吏處分外督撫亦照徇庇例議處如此庶司道等衙門均知約束吏役不致縱隱作奸各該州縣得免額外之誅求案牘既不滋擾而科派朘削之弊亦不致下累閭閻矣

請定試博學鴻詞之例疏乾隆元年　吳元安

巡視北城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吳元安謹奏為請　敕定考試博學鴻詞之例以拔真才以光盛典事欽惟我　皇上聰明天亶遜志時敏凡宣為綸綍著為令典者皆以聖賢之心為心而以聖賢之學為學乃猶旁求下問屢　諭各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延訪博學鴻詞速行保薦且於先行來京者月給廩餼以贍資斧此誠我　皇上培養人才有加無已之至意臣伏思博學鴻詞原非以記問誇多詞章競艷者也古聖心傳昭著於經歷朝政治臚列於史是經史者人品之模範即為學問之淵源必融會熟習於胸中自學為有用之學而言亦有用之言內外大臣果能真知灼見慎厥保薦斯可以稱得人之慶而備　睿問之選所以立賢無方內自

主事中書外自州縣佐貳以至青衿布衣之流試其文學最優者咸得通籍翰林讀書中秘典至隆也責慕重也臣竊思考試之法向例以詩賦論三題限以終日誠恐淹遲敏捷各異其資在沉潛淹貫積學深思者或不足以盡其所長而纖才薄植工於摹擬者或轉得邀其倖試臣請　敕定首場試以經史發難論辨覘其抱負越日二場試以詩賦擬古應制觀其詞藻皆許自辰至酉夜則准其繼燭俾得大展生平所學以仰承　聖天子特達之知自有枚經旁史殫見洽聞者出而為　國家用如是則真才立見而戛戛者不得濫竽其列矣

請定工程以杜冒銷疏乾隆元年　曹一士

工科給事中降二級留任臣曹一士謹　奏為工料之價值有定官吏之尅減無常請　旨敕下直省明刊成數

懸示工所以杜冒銷事伏查雍正十三年刊有　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鉅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隨地度材或因時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頒刻通行期於價平貨善廉稱工食　聖朝寓明作於考工小民即子來以食力行見月要歲會弊絕風清矣乃臣自到任以來每日接讀本章及揭帖手本內有以浮冒劾參者有並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干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舊稍為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之冒銷易知名符部例之冒銷難測也何則各省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惟直省大員知之領員知之勘員亦知之即吏胥輩皆得與知之獨彼列肆之商賈力作之匠徒則茫然不知夫既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賤之就下工價之多者抑之就寡且曰　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即如州縣凡有濬築必按圖甲起夫票捉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盡堪餬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迫促如是耶則皆官吏隱秘成數以逞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為物當其值役償其勞　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為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且工程先經核減成數復不全給若大員毫無扣剋屬員何敢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參姑塞其責也伏乞　皇上敕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需物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題達一面即飭該府州

縣備錄達部細數如堂宇之層間高廣船艦之濶狹淺深
木石之長徑寬厚土方之段落丈尺磚瓦灰釘蓬索等之
斤兩分寸船運車載夫擡等之里數僱費逐細開明分書
其價並大工每日給銀若干小工每日給銀若干悉行刊
刻榜文實貼各處工作埠地方多為印發以防遺漏俾公
平正大之價值衆目共覩衆耳共聞少有伸縮出沒彼行
户工匠處處可以訪察人人得以指證雖有不肖官吏包
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胆之途各懷口衆我寡之懼而貪者
莫敢不一於廉矣安有籠統開報於事前侵冒追賠於事
後者哉如此則賈匠競奮工築堅牢不特慎持國計亦以
保惠官民臣在工言工是否可採仰祈　睿覽

請禁燒鍋疏乾隆二年

議政大臣兵部尚書領侍衛内大臣兼鑲黄旗滿洲都統
管理内務府事果毅公臣訥親謹　奏為遵
睿鑒事竊臣伏見我
皇上惠愛黎元湛恩溥博固已無遠弗屆矣乃復念養民之道莫先於厚
生耗穀之多常因於造酒省私開燒鍋者如何治罪並官員如何嚴加處分之處即
行定議具奏續緣豫嘉淦請弛酒禁我　皇上好問好
察資始資生虚懷之誠亘古未有臣伏思臣等從前所議
但議以不宜嚴禁並未將嚴禁燒鍋徒滋紛擾無益於穀
米之處明白具奏今伏讀
上諭禁止燒鍋一事爾等
九卿兩議具奏其大指皆以燒鍋當禁朕前所降諭旨為

是而以孫嘉淦陳奏為非夫泛論燒鍋當禁而不宜開通則固朕旨是而孫嘉淦之言非矣且亦無庸朕之頒發是旨矣何則此久經禁止而未開之事復何庸更張耶朕以法久不行視為虛文故欲嚴禁以重穀而孫嘉淦則以為雖行嚴禁不能積穀而及於民間不無紛擾滋弊是兩說不可並行者也今觀王大臣所奏尚不無回護朕旨之處殊非朕虛衷求言期於利用厚生之意即如一議內稱燒酒之害最甚本宜嚴禁但加重本犯之罪條嚴定官吏之處分恐小民無知犯法吏胥緣以為奸於民情有所未便應照已行之成法為之懲治等語一議內稱燒鍋本犯仍照舊例治罪應將官員處分分別定例其業經成造之燒酒仍准其售賣等語據此則禁止仍屬虛文但嚴官吏之處分而本犯之治罪如舊則造酒之人既無所畏憚而官員或轉以干涉考成多方回護仍於禁約無益況造成之酒仍准售賣則奸民私造者皆以沽賣陳酒藉口遷延歲月雖禁猶不禁也何用王大臣之兩議為哉若能直指利弊或欲行嚴禁燒鍋則必詳議查察之法以為端本澄源之論若以為比戶搜查轉行滋擾則朕旨可以收回如此兩議朕自然就其中酌一是者而行之斷不固執己見也今兩議名為兩而實則一不過向來如是禁止今則添一官員處分耳試思於嚴禁燒鍋一節以裕米穀為有益乎為無益乎王大臣皆 皇考簡用之人不得為是兩可遷就之論尚有詳酌事理或應行嚴禁或因時制宜必期於民生日用之間有利無弊斯稱朕咨訪之意其各抒己見或一議或兩議皆可欽此臣敢不分晰情事條達以聞伏念嚴禁燒酒法到令行如果民不滋擾而閭閻穀

米漸次盈窒日積月累自登康阜此固急宜嚴加禁約以
為端本澄源之政者也獨是奉行之下擾者日見其擾嚴
者未見其嚴燒酒依然不斷而滋擾終無盡期臣請約略
為我　皇上敬陳之夫燒鍋一事屢經嚴禁終未能禁
止者雖因有司奉行不善其勢實有不能盡除其弊以絕
其根也何則蓋私開燒鍋之利甚重而易售小民惟利是
圖必以性命爭焉法令一出務須比戶搜查挨家盤詰鄉
地鄰里每月取具甘結以為並無私燒之証雖如此嚴禁
私燒之家反得借此倍獲重利而平民終日徒受官吏搜
查盤詰之擾也緣私燒之家多係奸商富戶因其貲則交
通胥役以為營運恃有高牆曲戶以為藏匿又不肖官吏
所在容有或受苞苴而忘公或畏考成而曲護陽奉陰違
明知故縱此所以滋弊而不能絕其根也設使廉吏不可

以干求良牧不可以朦混而胥役人等從無不貪財者奸
商串換分肥富戶勾通漁利一遇查拏之信則預為之密
遞收藏代為之設法廵飾矣即云官吏胥役悉皆奉公守
法而嚴禁之後燒酒價必騰貴逐錐刀者不但豪富夥為
爭先即中商小賈亦相倣效且必多方潛匿售賣其弊暗
滋而仍不能絕其根也至已經造成之燒酒不立限以期
之則因循悠忽藉口遷延賣無了期立限以期之則地方
有大小之不同出入有多寡之不一概立一限則涸而無
紀勢不能行若分晰立限又必挨家逐戶細細盤詰搜查
騷擾愈不可勝言矣造成之酒在限內則公然明賣在限
外則暗地潛沽惟見繁擾而究不能絕其根也若謂嚴禁
之法不論賣酒買酒人等悉嚴定以科罪官員重以處分
以冀除絕私燒夫私燒之家治罪本不足惜但私買之人

不可指屈有私買之人必不能無私燒之家有私燒之家定以罪條私買者脫然無累則法不均若竟將私買之人亦定以罪條則北五省犯酒禁之罪民居八九矣此又勢難科罪者也既難科罪則買者仍買賣者仍賣其弊日滋而終不能絕其根也試即以罪論原私燒之心經營貿易不過求利之意如私宰耕牛者然非同强盜光棍窮兇極惡有刦奪害人心者可比萬萬難以重罪科之則民鮮畏而多犯伊等罪不至刑辟故輒敢以身試之賣者熙熙買者攘攘蓋禁之而滋擾擾之而仍不能禁者也然使禁之雖不無滋擾而民間穀米終能充裕久而蓋藏自饒此又急宜嚴加禁約將本犯重以科罪官員重以處分即滋擾於一時猶可收億萬年豐亨之樂但嚴禁燒酒曰復一日年復一年民間常食之穀米實實不能

加多久久不能積裕其故何也蓋直隸山東等省以高糧豆皮穀殼米糠並棗柿葡萄皆可以造酒以大麥菀豆作麴蒸之而成並非黍稷菽粟民間常食之穀米禁燒酒之所積裕惟高糧大麥並豆皮米糠棗柿等項而已矣夫豆皮等類固為民間而不食者也至於高糧有粗細二種其種之細者較之他穀皮極厚質極粗舂之竟日尚難入口故富户多食粳米老米貧民多食稜米粟米即極貧之民情愿日食粟米薄粥不肯日食高糧也舍作燒酒而外則以之喂驢馬牛而需其力以之飼雞鶩鴨而取其肥餘更無所用之至於大麥民於初熟時間或食之此後則糶賣以為日用之費亦非常食之穀米此二者蓄雖多無與於百姓饔餐之計裕之誠非急務臣思我　皇上嚴禁燒酒原欲使北五省救粟如水火也嚴禁而徒滋擾乎民無

補於穀嚴禁復何益耶況燒酒一經嚴禁民必多做黃酒
民必多飲黃酒做者多則穀米愈加糜費而家無積粟飲
者多則銀錢愈加銷耗而家無餘資嚴禁燒酒洵無益也
然諸酒皆能為害而燒酒倍之臣伏讀　上諭小民日
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為快無裨於喪祭賓客老疾
之用而適以啟讙譁鬨鬬之媒　天語煌煌誠明燭萬
里洞鑒人情也今夫士農工賈耽於酒者往往隋荒職業
曠廢天時亂人性情誤人正事或且忿爭以成鬬毆涉訟
禁之尚有蹈此者開則愈無忌憚此所以　列聖相傳
遵行而弗替也據臣愚見嚴禁燒鍋既無關於積裕穀米
徒滋紛擾而終不能禁似無庸另為置議臣請嗣後禁止
燒鍋仍仰遵定例照舊奉行各該地方官務須實心實力
辦理因時視年歲之不齊因人情而區畫或時當誠飭或

時當勸諭隨地制宜期於妥洽俾民自知勉勵相與共遵
功令再販賣燒酒向來稅有定額夫既禁其私燒則
欲除其違禁之弊若復收其官稅似仍啟其違禁之端禁
止之令難以並行嗣後燒酒額稅並請停納　臣恭逢我
皇上育物如天求言若渴諄諄垂諭詢及芻蕘又見今
日之民共遊於　堯天舜日之中含哺鼓腹相安於耕
田鑿井之下奏篇吹豳臣安得不敬抒管見上達　宸
聰倘荷　天心允若萬姓咸熙臣謹將嚴禁燒鍋徒滋
紛擾無益於穀米無裨於民生日用之處分晰情節明白
奏　聞是否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三老五更議　乾隆二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
院掌院事臣張廷玉為遵　旨議奏事臣伏思三老五

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
如王制內則所云則虞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憲三皇有
乞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為最古至所云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冕而總干是其禮為最隆我　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
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盛心也顧禮待人行事因時
起臣妄臆議以為未可舉行者約有數端蓋　皇上至
德淵懷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　天子有所施必
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親袒衣割牲以
為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酳冕
而總干者既食畢又親執酒以酳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
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
　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

此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
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為之所謂知天
地人之事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
亦難矣況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
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
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類此非洞
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
天子隆以賓師之禮三公九卿皆在執事之列今此禮果
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思致仕諸臣及現在居職者誰克
任之恐　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悚惕憩惶而不敢
應此事之難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魏
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
時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

其名而無愧乎圮橋觀聽漢明帝時極盛然先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於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然不言何代如以為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於尚書何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為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獻鳩以養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於司門三百六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為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五更者疑屬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盡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載此禮未曾舉行即本朝 世祖 聖祖 世宗皇帝重道尊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於老更之禮亦未之及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實難副倘有幾微未稱不愜觀聽則必滋議論之端豈不褻 至尊而羞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 敕下廷議臣謹陳管見伏惟 聖鑒

條奏行取人員疏 乾隆二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酌量行取人員陞銓之例以免壅滯事查各省行取知縣定例單月主事缺出用行取知縣二人學習進士一人捐納一人分班輪用惟是主事一途候選候補及捐納即用者人數甚多行取保題各員於單月四缺之內輪用二缺勢必遲至數年之後始能用完未免守候需時先經臣部遵 旨議覆嗣後遇行取之年將各省行取並督撫保題之知縣具題後照例以

應陞主事註冊行文各該督撫仍留本任候陞奉　旨
依議欽遵在案今乾隆元年現在行取保題各員業經引
　見分派各部學習者共二十九員其餘未經到部各
員現據該督撫給咨陸續到部將來輪班銓選一時未能
得缺不無壅滯臣等伏思各省行取知縣原係資深俸久
任內並無參罰事故者方准行取而在外保題各員又係
各該督撫於所屬員內擇其才能出衆者秉公保題均屬
現任論俸陞轉之員今既荷蒙　聖恩令其分派各部
主事上學習與現任司員一體食俸辦事若必待補用之
後始得論其俸推陞恐一時難於得缺陞授無期似非鼓
勵能員之意臣等公同酌議現今行取保舉知縣各員奉
　旨分派額外主事上學習者照例遇輪班應選之時
仍選用外其未經得缺之先亦應准其論俸俟得缺後接
算前俸與現任主事一體陞轉再此等人員久膺民社地
方之責於外任自屬相宜今主事一項人多缺少銓補需
時查在外同知知州原係知縣應陞之缺請嗣後遇有揀
選同知知州之處即於行取保舉人員內揀選帶領引
見恭候　簡用並行令各該督撫如有苗疆沿河沿
海以衝繁疲難四項三項相兼在外題補之同知州等
缺該省一時未能得人准其奏聞請　旨於行取保舉
各員內揀選帶領引
　見補授俟行取保題各員內用
完之後仍照臣部原議遵行
　請復先儒從祀疏乾隆二年　甘汝來
兵部尚書臣甘汝來謹
奏為請復先儒從祀以崇正學
以裨
　聖化事竊表章先賢乃盛世崇儒之曠舉釐正
祀典尤聖王議禮之鴻模臣伏考元儒吳澄天資英異少

時即知用力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因而著書立說師表當世其自勵則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克己悔過矯輕警惰等銘其教學則有學統等篇又考正孝經校定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戴記各有纂言又校定皇極經世及老莊太元樂律等書皆所以啟大教之堂奧為後學之津梁者也至其德性純粹氣象春容言規行矩可法可傳施教成均則師道尊重進講經筵則誠意深摯昔人謂其進學之勇見道之真周程張朱莫或過之非虛語也明宣德時禮部尚書胡濙等僉議吳澄為元大儒有功名教詔准從祀殆將百年及嘉靖初輔臣張璁謬引謝鐸之議以澄生宋仕元遂黜其祀不知澄之在宋雖膺鄉薦未叨一命宋制鄉薦不第者仍充生員澄並未登第固依然韋布耳及天下歸元已久率土皆臣矣君相數聘不已乃猶十召而不起甫進而旋退官止於師儒職專於文學出處之際卓然君子璁反以是而貶之亦謬矣況元之大儒惟許衡與吳澄二人澄固宋之逸士衡亦金之遺老金之視元猶宋之視元也許衡仕元未有議之者獨苛於吳澄何耶非論之平也伏查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諭令廷臣釐正文廟祀典經九卿諸臣議准宜復祀者六人宜增祀者二十人考核精詳至公至當獨吳澄一人未經議及似屬遺漏臣蒙　皇上天恩畀充三禮館總裁伏見吳澄所著禮經諸書援據精切義理融貫闢俗學之淺陋發前賢所未發實能羽翼經傳昭示來茲按祀法有功於聖道者則祀之今澄著述之功彰彰具在未便置之不論茲欲逢我　皇上崇儒重道正禮明禋集道統之大成晰羣疑於千古此時若不亟請復祀則澄之真儒實學終湮

没而不彰矣合無仰請 敕下廷臣集議將吳澄仍准
入祀廟廷不獨為先儒表揚遺徽將使正學日隆人心胥
勸風聲所樹洵足開萬世太平之基矣

謹籌直隸積貯疏 乾隆二年 李衛

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臣李衛謹 奏為積貯有關民生折收萬難並行據實陳
明仰祈 睿鑒事竊查常平捐監事例仍歸各省收捐
本色有益儲備蒙 皇上斷自宸衷令臣等督撫詳悉
妥議直隸已於乾隆三年五月內經戶部覆准並令曉諭
各屬生俊停止赴部捐納其近京居住之旗人亦准其在
有產地方報捐在案今於本年七月內又准戶部咨大學
士會同議覆編修李錦條奏將直省士子仍准在戶部折
銀收捐等因到臣伏思 聖主為民籌畫生計無不周
至以本地捐輸之穀為本地賑恤之資理順情安千古不
易凡歷代備荒之政積貯之善無加於茲今因士子下場
之故仍許在部就近捐納固屬省便若專指隨任遊學似
乎不礙全省既經通行臣何敢復生異議然隨任必須官
員子弟遊學不過生員惟俊秀一項則人人得捐無法可
稽矣且科場鉅典三年一次原非常有之事凡在京應試
者止於前期一兩月內赴部投捐省歸原籍稽遲時日暫
為變通尚屬可行若終年聽其折銀捐納誰肯在外買穀
上倉竊恐外省從此徒有開捐之例實無益於積儲將使
惠養生民之大計竟成有名無實之虛文敢不避嫌忌敬
為我 皇上陳之竊以直隸為 輦轂重地與他省不
同近山帶海人烟稠密其幅幘之廣州縣之多甲於天下
而地土之高下亦不能齊如高田豐收則窪田必有水多

之慮低窪大熟則平原必有少雨之虞求其高下處處成
登十不得一更兼　皇恩廣沛稍有偏災即議蠲發賑
糶濟兼施臣仰承　德意欲往他省採買或隣封藉稱
價貴為辭不得已而請截漕又恐有妨於國用難以為繼
目今各屬秋成在邇全靠常平倉可以收捐本色米穀藉
紳士有餘之粟備窮黎性命之用如不加分晰與他省同
聽其赴部折捐京師係直隸全省都會保定一府不過臣
與兩司駐劄及存支錢糧解審刑名之地既准在部折收
生俊自必就近為捷欲令其再赴各州外縣交納本色勢
所不能將來外省或者尚有因價賤路遠願在本地收捐
之人而直隸近京倉儲終於無補至於鄉試之年其外省
在京者欲回本省未免長途往返有誤場期而此處乃逼
近京師之地即應試伊邇或因未經換照不便進場何難
於一兩月之前先行彙報即有臨期始來捐納者又何難
單行咨部俾得觀光今直隸未蒙與他省分別詳議實屬
勢所難行臣又何敢明知未便因甫經諸臣議定奉有部
文遂緘默而不言坐視貽誤也伏願　皇上念畿輔為
首善之地原不同於他省積貯為生民之命捐輸更宜廣
備或仍照常平捐監事例將直隸一省停其赴部交納或
因旗人參佐領俱在京城上庫為便則令八旗仍在戶部
報捐或於本年場後停止部收每於大比之年准於場前
一二月內捐納如或因已經廷臣議准通行不便屢為更
易則將直隸一省捐監事例停止俱照舊例在部交庫將
銀多寡按年給領設法採買以充倉儲庶惠民之政不致
有名無實而待澤之民皆得承沐　皇仁於億萬斯年
矣不然直隸一省既無願捐本色之人而部收銀兩又未

議及分發採買豈非臣身在地方不留心民瘼上負
聖恩於心何安祇緣事不得已焉敢更張自取其咎也伏
祈　皇上睿鑒

敬籌八旗生計疏　乾隆二年　舒赫德

監察御史兼軍機處行走臣舒赫德謹　奏為密陳愚慮
事臣聞治天下之道在乎由親以及疎由近以及遠果能
使根本綿固則枝葉自茂臣愚以為八旗者　國家之根
本也我　皇上深見乎此體　列祖愛養旗人之聖
心有可利濟之處莫不舉興兩年於茲裨益多矣然以久
遠計之猶未見其可以無慮也蓋養人之道在乎因天地
自然之利而利之必使人自為養斯可以無不養如若按
人按戶給衣給食雖一州一縣尚不能偏況八旗之衆乎
我　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計頗稱豐厚者人口無多房地
充足之故也今百年以來甚覺窮迫者房地減於從前人
口加有什伯兼以俗尚奢侈不崇節儉所由生計日消習
尚日下而無所底止也夫旗人之所賴以為生者惟有房
地別無他項若房地不充雖百計以養之究不過目前之
計終非久遠之謀我　聖祖仁皇帝愛養旗人不啻父
母之於赤子休養安全歷數十載可謂深矣可謂厚矣而
近年以來尚至如此此豈可不亟為計慮乎惟是京師房
屋尚可通融而地畝則昔時所謂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屬
於民人前經臣工條奏動帑收贖奉　旨徐徐辦理尚
未舉行臣愚以為即便舉行而八旗之人口太多亦未必
盡能有濟故臣熟思長計斷不得不變通布置惟使不聚
於一方庶可並得其利益苟能收效於日後何必畏難於
目前伏思　盛京黑龍江寧古塔三處為我　朝興隆之

地土脈沃美地氣肥厚聞其閒曠處甚多概可開墾雖八旗滿洲不可散在他方而於此根本之地似不妨遷移居住且八旗之額兵將及十萬復有成丁閒散數萬老穉者不在內若令分居三處不惟京城勁旅原無單弱之虞而根本重地更添强壯之卒事屬兩便由是合計京師及三處地畝均勻攤給務使家有恆產人有恆心然後再教以儉樸返其初風則根本綿固久遠可計矣但辦理事宜必須預籌萬妥蓋安土重遷乃情理之固然而就易避難實事勢之所有遷之之道必先料理於數年之前俟三處一切之規模既定然後於八旗之願往者及生計極窮者為一一籌其起身安家等事明白曉諭厚加賞賜俾各欣然就道不知有遷徙之苦方可不礙於事理以期收效於將來若料理稍不合宜致有抑勒或有遺漏乃徒生一番擾累轉傷旗人依戀之心更復何益之有是在　皇上揀派忠厚明幹之大臣於臨期悉心料理庶可使之無弊耳至於預籌之道臣請　皇上密飭三處將軍等令其踏勘所屬地方其為可墾之處應得若干地畝可住若干兵丁作何建造城堡房舍有無禽魚水泉之利逐一審度據實具　奏俟准行之後廣募民人無論本地他省俱准擇地開墾其無力者官給牛具籽種總在令其出力而不遽行陞科俟地既熟果有收獲即動帑建造城堡以居民人商賈該將軍量度情勢如為其人可以遷住之時即奏

聞動帑酌定移住人數一面蓋造房屋分定區宇然後自京派往俟到彼時即將所墾之地按戶攤給或即仍令民人耕種按年交租給與兵丁統於臨時妥協辦理則旗人不過有一往之勞而較之在京已得世世之恆產矣更

祈　皇上仍照舊例開設公庫將各省稅務歸併旗員並將旗地典與民者照依條奏收贖給還本人其現存公中收租每年散給窮人之地亦一併分賞無地之家臣請以十年為期將前項事件次第舉行將見滿洲生計日增一日仍復其初廉恥之風既振強幹之氣自生綱紀益張根本益固然後更為因時制宜則久遠之謀更在於是矣

故陳重農實政疏　乾隆二年　張允隨

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張允隨謹　奏為請酌定考課獎勸補助之規以裨農政事竊惟足食為民生之本計教養為王政之先圖我　皇上天錫智仁心殷胞與　特頒諭旨以教養斯民為首務而載以來　綸音迭沛無時不軫念農功興懷勸相曉諭督撫大吏講求水利而以農桑本務倡課百姓為先至州縣之能勸民墾種者非有大過毋輕劾去以期勸課有成大哉　王言誠二帝三王之用心而萬世兆民所永賴者也臣奉到　上諭悉心體貼除滇省水利另摺奏　聞外所有農政事宜固已周詳盡善非臣庸陋之見可以上贊　高深但臣伏覩　聖主敕求本計之盛心至殷至切似覺尚有可以推廣善治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勸課農桑固州縣之責而州縣政務殷繁不能遍及是以部議倣照周禮遂地之制量設數人以司董成誠農政之先務但思州縣牧令熟諳農功者少似宜定為規條示以準的俾選擇之始既有以察其能否考課之時亦有以驗其勤情臣請定十則一曰筋力勤健二曰婦子協力三曰耕牛肥壯四曰農器充銳五曰籽種精良六曰相土植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耘耨以時九

曰糞壅寬餘十曰場圃潔治以上十條以十得八九者為
上農酌量州縣土田之多寡村落之遠近即於上農之內
選擇老誠謹厚之人專司教導於井里之中晨夕聚處之
際勤者勸之益勤惰者勉之勿惰逐末者引之以務本游
手者教之以學稼不許干預他事各州縣稽察責以其時
蓋農人雖終歲勤動而其功力之齊則全在春耕夏種秋
收之日牧令政務雖繁而一歲之中要當竭此數旬之心
力以勸農事如每歲二三月間東作方興州縣親行履畝
一次則耕犁之勤惰可得大概矣四五月間插蒔方殷再
行履畝一次則栽種之勤惰可得大概矣九十月間穡事
告成再行履畝一次則農功之勤惰可得其全矣勤者獎
賞之惰者誡飭之老農教導無效者則另選以代之如州
縣奉行不力督撫司道府為之稽察而申飭之如此為牧
令者既克盡其勸課亦不致滋擾閭閻則用力少而收功
溥矣其餘月日恪遵　訓旨凡值公事之暇即巡歷鄉
村所至之處詢疾苦而課農桑獎善良而懲頑梗則上下
之情通而提撕易入不難令四境如一室矣至部議所定
量加獎賞之例固所以答老農教導之勞而鼓衆農力作
之氣但查州縣既多老農亦衆若動帑賞給則　國家經
費有定若僅地方官捐給則牧令中急公之員固不乏人
而庸謹者不無苟簡從事則獎賞之典將成具文又當斟
酌一法以為風勵斯民之具伏查遂師之制重於成周力
田之科隆於漢代而　國家現行鄉飲酒之禮凡鄉民之
年高而淳謹者得推為介賓民間深以為榮今老農雖未
足與於此選然果能率民以服先疇若有成效亦有司所
當禮貌者也臣請略倣其意於每歲秋成之後州縣查其

所管鄉村如果地瞷民勤穀豐物阜則為之備花紅酒醴設席公所進而籩豆之併用鼓樂導之以出使耕鑿之傷見農民之細而長吏親為優禮其觀感興起之忱有油然而生者矣至於花紅酒醴需費無多准各州縣將所用銀兩詳報督撫核實於藩庫公項下支給報銷至於貧乏之民堯舜之世所不能無故先王有省耕省斂之典即有補不足助不給之恩倘課農之法既備勸農之典復隆而工本艱難自當酌量借給籽種傳令及時栽種查各屬社倉穀石原係春借秋還而常平倉穀每年出陳易新亦得詳明動借然皆於青黃不接之時以之接濟民食安能復作籽種臣查社倉係社長經理出入例應加息還倉應聽民間自行借給外請將常平倉穀於出陳易新之外另立借給籽種名目在存七數內再行酌借一二分俾民間共知其為作種之項令州縣官春夏巡行畝畝之時查係實在無種窮民擇倉內堪為籽種之新穀酌動借給令其作種其力稍能自備及吏胥皂役人等不得挾冒濫借務使貧民得沾實惠仍將借給數目造報備案秋成照數還倉照例不許加息其或偶有水旱不齊緩至次年交倉一轉移間而貧民既得乘時佈種復得免重利借貸之苦咸受

聖天子栽成輔相之愷澤於無窮矣

請詳慎賣錢之法乾隆二年　田懋

禮科給事中加二級臣田懋謹　奏為急請詳慎賣錢之法以重國政以廣

　皇仁事臣竊見京城錢價騰貴上

　天懷臣日夜思維計惟有將戶工二部所餘之錢文發出變賣則錢之來路既廣其價必平然思之再四而不敢遽陳者誠以有一利即有一弊不能得賣錢之良法

也今見戶部會同提督衙門奏稱工部現有餘錢八萬串請於京城內外開設官錢局十處令各部派員管理每局應發錢文即於前項庫貯餘錢內酌量陸續支領再於京城內外當鋪贖當錢文令各官局將兌收銀兩酌量各當鋪存貯錢文之多寡照依市價公平易出以為官局輪轉之資將來交春之際各當鋪須用錢文仍許該商向各官局兌換錢文以作資本試行數月若無成效奏　聞停止等因奉　旨依議速行臣復何敢置論獨是臣見其所議甚為未協是以不得不急為奏　聞也夫既立官局則必定以官價而官價必較賤於市價官價既賤而不平其市價則趨之者必衆趨之者衆則其中奸商借此囤積或於官局賤買私局貴賣一舉步之勞而數倍其利是小民之受福有限而奸商之抬價勒索且日甚一日臣恐八萬串之官錢不十日將淨盡也雖其中定之以例使換錢者銀不得過幾兩脫一日之內而一人數至焉則又當何以處此哉且賣錢非必若賣米之易也堂堂　聖朝之多官坐於茅簷之下與小民較銀色之高低戥頭之輕重於　國體亦為玩褻至所稱官局與當鋪交易尤為未妥彼誠以當鋪為奸商囤積耶則當查其囤積繩之以法若以為非奸商囤積則既能酌量當鋪存錢之多寡令官局以銀公平易出何難量其存錢之多寡而使之公平自售也且照市價向當鋪買出而於官局賤賣之是糜費者國帑而獲利者當商也夫費帑而有益於民雖百萬之多　皇上亦所不惜若此則非徒無益而云試行數月無效停止不幾以政事為兒戲耶總之欲令錢賤必先令錢多欲令錢多誠莫若將戶工二部之餘錢發出而官錢既

發必酌定一賣錢之良法乃可經久而無弊以臣愚見以
為不必設立官局竟將工部餘錢若干俱發與順天府五
城衙門議定官價每銀一兩錢若干文仍令經紀鋪戶領
買按京城錢鋪之多寡每日約許每鋪買錢若干串因照
官價竟平其市價為之酌留餘利則商民兩便錢自流通
矣夫市價不可平也何以言平不知錢乃　國寶每月鼓
鑄皆有定額非若布帛之有多寡米粟之有豐歉也而經
紀鋪戶之賣錢又非有服牛乘馬耕織力作之苦也以
國家有定之錢文立京城一定之價值且又為經紀鋪戶
留以餘利何為不可平將見價值一定則奸商遲賣早賣
取利皆一而囤積之弊自除如此而嚴禁各門不許錢往
他販不亦可乎臣愚陋冒昧之見未敢即以為是此臣之
所以欲陳而不敢遽陳者也

進呈經史疏　乾隆二年　畢誼

兵科掌印給事中臣畢誼謹　奏竊臣猥以空疎備員給
諫　聖明在上圖治方殷臣日夜思竭駑鈍以仰答
　聖主求言之誠下盡人臣補袞之義而學識淺陋不能
盡知當世之切務其薄物細故則又不敢苟為撫拾煩瀆
　宸衷謹就心得之愚一效芻蕘之獻竊惟聖王之治
皆本於心而聖王之心必求諸道道本無窮是惟充之以
學問則日進學亦無窮惟持之以不息則日純三代之治
媲美唐虞賢聖之君靡不由學蓋治得其本故化極其神
而事本至庸則人每易忽是以秦漢而降世變風移儒者
則區文章經濟為兩途人主則視天德王道為二事但務
求治而不言向學不知請未深乎原本則政多苟且以自
安志不期於化神則功以小成而自足治不古若職此之

由伏惟　皇上躬堯舜賢備生安懋學過於儒生宸章盈於冊府清心秉道以為化原三代以還未嘗有也夫何呫嗶之迂疎足補　高深於萬一然而萬幾在御非若青宮無事之年卷帙至繁豈有秘殿緒書之暇切思一日之間延接臣下之時多晤對聖賢之時少兵刑錢穀所以紛　睿慮者多往行前言所以益聖心者少則功憂間績即治恐純疵且夫社稷民人何者非學而聖德大業咸備於書若欲希美於聖神固必借資於典籍即思收效於廣聽亦當參考於陳編臣愚欲乞　特飭史臣取經史諸書及古來奏議不論卷帙亦毋拘忌諱曰派二人繕寫數幅依時進呈伏乞　聽政之餘必賜披覽率以為常更不間斷昔千秋金鑑唐臣以之稱觴陸贄奏書宋臣以之進御凡皆欲弼成君德是以借助前言然足借

乙夜之覽觀未必免深宮之作輟如臣所論每日奏進不異披覽章疏無記誦之迹案牘之煩然而是非得失之林治亂興亡之故苟一經乎　御目必有動於　聖心日就月將固必見日起有功之象即習見舊聞亦足收温故知新之盛以臣愚陋退食之餘偶一展卷猶必有所感觸況　皇上秉上聖之資懋日新之學則所以發聖性之高明致治功於堯舜者理有可必效亦不遲也

請嚴出繼丁憂之例疏　乾隆二年　胡　瀛

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臣胡瀛謹　奏為請嚴出繼子回籍治喪之例以隆孝治事竊照敦倫重本為風化所宜先移孝作忠乃子臣之大義人子於本生父母服滿三年及出繼降服為期者蓋限於家無二尊之分實與祖父母伯叔兄弟期服輕重迥別查定例內外官員為人後者遇本

生父母亡故例不丁憂自願回籍治喪者京員具呈到部
外官督撫代題俱照例題給假限滿起文送部補用等語
又例開文武生員舉貢監生過本生父母之喪期年內不
許應歲科兩考及鄉會試童生亦不許應府州縣院試其
隱匿不報朦混干進者發覺照匿喪例治罪等語是未經
服官之舉貢監生童於本生父母身故尚不許違例應試
況身居民上豈容貪祿忘親乃直省官員有出繼而聞本
生父母之喪情實迫切願回籍治喪者亦有聞之漠然以
出繼不丁憂為幸者為人後而於本生父母既歿之時毫
無哀痛之情安然服官戀職不孝於親安望其忠於國總
以例載自願回籍治喪並非必令其回籍故有治喪不治
喪之異臣請嗣後凡有為人後而聞本生父母之喪者不
論內外大小官員概令呈明該管衙門題請回籍以盡喪
禮期年服滿起文赴部補用以昭畫一如有匿喪不報以
及無喪詐稱有喪舊喪詐稱新喪規避者請照律例分別
治罪庶得矢其盡哀盡禮之誠以仰副我 皇上孝治
天下之盛心矣

乾隆二年 凌如煥

敬陳教民實政疏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凌如煥謹 奏為敬抒一得之
愚仰祈 睿鑒事伏讀本年七月十六日 上諭朕
覽法司本章各省命案大率鬬毆居多甚至挾持兇器互
相殺傷者小民愚昧無知不忍一朝之忿遂致罹於重辟
後雖追悔亦已無及深可憫惻夫貪生惡死人之常情即
下愚編氓亦斷無不愛惜身命之理總因平日不知法律
而地方有司又且不能時時化導勸其從善去惡之天良
申以嚴法飭令之憲典無怪乎編氓之日蹈法網而不能

止也嗣後直省督撫督率有司必多方宣諭實力勸勉務使閭閻咸知法紀顧惜身家以遠於罪戾則教化行而刑罰可省矣欽此仰見我　皇上欽恤生民精思馭吏務省刑而行敷教誠正本清源之盛治也臣數年以來於民情吏治稍有見聞竊以為今風俗猶未能正教化猶未洽者其弊有三在民者一在官者二敬臚列為　皇上陳之

一各州縣游惰之民猶散處鄉城宜亟為整理也凡民之生士農工商各執一業然後知愛其身家而教化易入所最難佈置者游惰之民耳幼不習詩書長不勤手足不習詩書則不明理法不勤手足則不免饑寒當其游惰之時尚未至有殺人為盜之事而賭博出其中酗酒出其中頑童娼妓出其中命盜之基實由於此近奉　皇上諭旨令州縣官於公事之暇各巡歷鄉村詢民疾苦宣布教化大哉　王言此親民之隆規良吏之法守也臣查直隸各省現在舉行保甲每十戶聯為一甲將某里某甲某人姓名生業悉記冊籍懸掛門牌為州縣者按甲稽察即可知一邑之中讀書者若干人力田者若干人為工商者若干人其不列四民之內而習游惰者若干人初無難查核也請嗣後州縣官巡歷鄉村時每至村鎮會集之所即令保甲傳齊附近游惰之民面加訓誡諭以圖謀生計愛惜身家其間有本無恆產流為游惰者如係老幼廢疾應照例給發孤貧口糧安於養濟院內至若強壯之民雖無田疇當勸諭為佃戶雖無店業當勸諭為傭工使之馴其性情勤其肢體則族黨鄉鄰亦斷無始終棄置之而不相容留之人也其有游惰之民處於城郭者與州縣衙署附近

猶易隨時覺察一體撫循向來雖情頑實因目不睹官長之面耳不聞官長之言習於放廢改過無由一旦民之父母代謀其生計代恤其身家未有不翻然悔憬然覺者倘或下愚不移則董戒以威之鞭撻以辱之亦不待其有殺人犯盜之罪然後委之為無可如何也如此則各州縣游惰之民可漸次消除而教化流行矣

一有司奉行教民宜務其實不當飭其文也　朝廷數布政教全賴州縣奉行今之州縣問其錢糧無不知之以徵比錢糧有火耗之利益耳問其刑名聞亦知之以欽部案件有遲誤之處分耳至其視教化之通塞既無利於身家復無碍於功名則漠然無復留意者十居八九矣臣常見通行部文不過照抄原稿出示一道粘貼街衢衙門即以塞奉行之責鄉城百姓尚未能周知也如見在宣

講　上諭一事督撫薦舉屬吏率皆首列此案究竟天下州縣皆不過於朔望擇近便之地齊集紳衿約保及隨從衙役人等揀出　上諭十六道遵照原文口誦數件事畢而散其荷鋤負耒之夫闤闠貿易之子並未有一人舍其本業前來聽講者間或有行路之人駐足觀聽又於　聖言之精義未能入耳會心在州縣原不過奉行故事而督撫開列在首條亦不過遵循舊文即此一事奉行可知凡事之失實欽惟　世宗憲皇帝厪念州縣官簿書紛煩不能專力教化令添設約正值月等擇生員中材品優長者使充其任量其廩餼甚盛典也其時言利之臣乃謂約正值月情願贊教不需廩餼一辭而約正值月之良規又不廢而自廢矣臣請嗣後直隸州縣設立約正值月應遵照從前定制頒以廩餼飽其身家然後責以司教

飭令隨地隨時宣揚　上諭並令恪遵　聖諭繹出鄉語剖晰詳明使人易曉再如命盜擬辟之條尤宜諄諄講解警惕愚頑州縣即於巡歷時察民俗之淳澆驗該生之勤惰毋使奉行不力虛糜錢糧則一鄉一邑之中司教多人皆可為有司之助而小民不啻家喻而戶曉矣

一督撫之舉劾羣吏考課宜在平時而報最宜求實效也國家簡任大吏寄以封疆凡有舉劾例即准行所以重其責也乃或由一時之喜怒或憑一日之見聞當其被劾時款證羅列穢跡難堪及至承審之後一無實據則改輕完結者有之竟請開復者間亦有之至於舉薦之員亦有甫經嘉獎旋被參劾者非於新任內改變操守即於舊任內劣跡敗露種種流弊難以枚舉求其一舉一劾實足為闔屬之勸懲者未易多得也臣愚以為下屬官吏縱有貪酷虐民不可一日姑容者亦應將訪聞劣跡先發布按二司從公審實然後詳覆具題惟案證皆已佥同而本員倚恃職銜不吐實供者准其題請革職若該兩司審無實據即當外結銷案其有虛有實者亦止將審實之事備載入告審虛之事悉予刪除以省犯證延累之苦至於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即今之三年大計也既待三年之久然後舉行即於三年之中訪察宜實也臣查州縣官辦理刑名錢穀之事凡屬咨題完結者皆經上司核准核駁其辦理妥協者有嘉獎之批辦理錯謬者有申飭之批惟教民化俗之事本無限期止憑州縣奉行不必具本申覆者督率之不力所由起也臣請自

諭旨凡有關於化民成俗者該督撫應逐案逐件開單飭發府道令其將所屬州縣某案某條作何奉行之處

一一查明每月之終將某州縣辦理某事妥協者行文記功使之奮進錯謬者行文記過使之愧改其府道之開列有實與不實併可知其督率之力與不力又於每歲之終將屬員內功過事由造冊咨明部科存案迨至大計屆期彙在三年之內功過大小多寡為舉劾之實符功過足以相抵者照常留任以觀後效外至於有功無過者舉之有過無功者劾之不徒憑一時之喜怒不止徇一日之見聞雖仇讐為上司亦難於有功者加之參劾雖親戚為上司亦難於有過者謬列舉薦如此則考課精而舉劾宜而勸懲立督撫提鎮三年軍政之事應否推廣一例舉行統候部議以上三條事有殊科理惟一貫督撫之董率有方則州縣之舉行必力州縣之奉行有法則小民之游情潛消教化翔洽刑獄減省庶幾

皇上仁育義正之

盛心或可以仰副萬一耳

皇清奏議卷三十四

請覆京察官員議敘疏乾隆三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户部尚書翰林院掌院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乾隆二年十一月初九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三載考績大典攸關在外則為京察務使舉錯得宜所以昭黜陟而示勸懲也但向來直省大計經督撫薦舉卓異之員俱送部引見准其註册者例得陞用其有干八法等官分別議處至於京察各官才守兼優者列為一等祇與二等三等人員均以應留註册而無優敘之例惟列在四等者照八法例處分未免有懲無勸不足以示鼓勵朕意京察列在一等者亦應酌量加恩但京官與外省職任不同體制亦異其應如何分別定例之處著九卿詳

悉定議具奏欽此欽遵該臣等會議得向例直省大計有
八法以示懲有卓異以示勸至於三年京察定例在三品
以上滿漢大臣在外督撫　盛京五部侍郎奉天府尹俱
照例自陳其餘應行考察各官惟列為四等者照八法例
處分其才守兼優列為一等祇與二三等人員均以應留
註冊並無優敘之例今欽奉　諭旨京察列在一等者
亦應酌量加恩令臣等詳議具奏臣等伏查外省舉行計
典藩臬兩司為一省大吏不准卓異其道府州縣以下各
官果有操守廉潔才猷出衆盡心撫字治行卓然者查明
歷俸已滿三年任內無參罰事故開具實在政績該督撫
特疏保題卓異部院覆核引　見候　旨陞用至京
察各官列在一等者亦應量加優敘但京官與外省官員
職任不同體制亦異若將京察一等人員悉照外省卓異
之例以應陞之缺即用未免過優且恐即陞人員太多若
與俸深人員另行分別班次則三年之內尚未用完而下
次京察之期又屆若遇缺即陞則資深俸久以及各項應
選應補人員勢必陞選無期未免壅滯請嗣後京察之年
除三品以上自陳官員仍應照例舉行其各衙門四五品
京堂並內閣侍讀學士及開坊翰詹官員以上俱係蒙
　恩特簡之員官階體制與外省藩臬無異雖經列為一
等無庸復行優敘加級又順天府奉天府所屬城內應入
京察各官向例大計之年仍准保薦卓異亦無庸另議外
其餘應行考察官員今各該堂官詳加察核出具考語將
才守兼優政績卓著者另造清冊移送吏部都察院吏科
河南道會同大學士公同考核列為一等繕冊進　呈吏
部帶領引　見將奉　旨准為一等人員准其加一

級註册以示奬勵至　盛京五部衙門所屬一等官員内有三年期滿例應以京缺調補者應俟調回之時帶領引見准其加一級其非係三年期滿調回者仍令送部引　見以上各衙門考察一等人員遇有奉　旨保舉之時該堂官即於此項人員内揀選薦舉如下次京察之期經該堂官降為二等三等者遇有奉　旨保舉之時不准仍行保薦再查京察一等既經定有優敘之例應令各該堂官秉公遴選悉心簡別毋得稍有瞻徇以致濫邀議敘倘保舉各官原任内有貪劣事跡後經發覺審實將原保舉一等之堂官照坐名保題例議處可也

請乘時平糴以濟兵民疏乾隆三年　海　望

户部尚書臣海望謹　奏為乘時平糴以濟兵民事竊惟上年近京地方偶因水旱歲收歉薄仰蒙　皇上如天之仁　特命直屬各州縣賑糴兼施復荷　軫念附京地方食指浩繁　特諭四鄉開設八廠廣行平糴　天庾之粟頻頒萬民賴以全活先經户部於本年二月内　奏請行令順天府確查米價民情如將來四鄉應行平糴之時報明户部請　旨以便動撥京倉稜米發糴經今尚未咨覆過部臣等伏思目前東作方興農民需米正殷自應及時開糴以資接濟但查先經直督李衛奏稱直屬被災州縣已經加賑未被災之州縣已將社倉穀石酌量平糴是離京稍遠百姓業經設法撫恤惟附近京師居民尚需米石接濟臣等查五城現設十廠六居城内四居城外從前糴賣米石無多本城官員可以料理今若米石加多購米之人必廣衹令該官員辦理惟恐不能兼顧且鄉民入城不無守候擁擠之虞請令都察院將城内原

六廠移於城外關廂設立併令都察院每城派監察御史一員監糶務使遠近農民均得赴買如此則京城內外百姓均免乏食之虞臣等再查粳稅粟三色米中惟稅米一項質堅價廉於乏食貧民尤屬有益但京倉向因粟米不敷支放先經戶部奏准俟存倉粟米支放完日將粟米不敷數內以存倉稅米代粟搭放是倉儲關係軍需出入原有額數原非可以輕為動撥之項但關籌畫民食萬不得已似當權時變通量為抵補之法臣等查每歲約放粟米三十六萬餘石計每季搭放九萬餘石但旗人領得粟米多係糶去以為伊等運米車價之費每石亦不過賣銀五六錢臣等請即於此項兵米內借撥稅米十八萬石交五城十廠平糶所賣錢文撥交官錢局易銀解部則錢局得以源源接濟錢價亦免昂貴之患至將來兵丁應支粟米內酌量豐收之年於秋冬二季將糶賣稅米之銀每石折給八錢於二年之內將前項動撥米十八萬石陸續扣貯歸還原款在兵丁等折給銀兩較之自去糶去尚屬有餘是雖借糶稅米於前以濟農民之不接而米價抵給兵糧於後又可於倉儲無虧至米廠內一切費用應照現在五城賣米之例開銷正項是否有當伏候　睿鑒訓示遵行

謹陳永定河要工疏乾隆三年　顧琮

協辦吏部尚書管理直隸總河印務臣顧琮謹奏為謹陳永定河要工請

旨敕議酌行事竊查治濁流之法以不治而治為上策如漳河滹沱等河之無隄束水是也此外惟勻沙之法次之如黃河之遙隄一水一麥是也查永定河既然有隄難言不治而治惟用此勻沙之法以圖

徐成前議於北岸之張客南岸之寺臺金門閘郭家務各
建滾水壩開挑引河以資分洩今郭家務草壩業已完竣
金閘石壩石工已完現築小夯灰土伏思原議金閘建壩
以渾河故道接牝牛者為引河開寬濬深至牛坨南接挑
黃家河達於勝芳河開至河頭之北與新河下游合流其
引河所究之土俱於兩岸照洩潮埝式作拉沙壩等語現
今估挑引河即將土方堆築拉沙壩使之出渾入清但恐
水大之時泛溢過多仍不免於淤淀之患臣再四思維惟
有引河之南岸拉沙以外遠築遙隄頂寬二丈底寬十四
丈高一丈五尺使泛溢極大之水亦有捍禦可保無南注
淤淀之患又原議北岸之張客建壩一處即以所衝水道
為引河東會於鳳河借其溜刷等語但思建造石壩工帑
浩繁更非旦夕可能完竣臣愚請照郭家務改建草壩於
引河之北拉沙埝外大營龐村東安之南建築遙隄頂寬
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俾護　京畿而無北溢之虞設遇
水大出漕散漫拉沙埝外沙沉於田清水仍歸引河被淹
之地一水一麥尚不為苦其引河原係分洩漲發之水即
長易消不致衝淹廬舍至於引河大近之處酌量環築護
村月隄再固安永清二縣有關邑治倉庫亦應建設護城
月隄此即永定用勻沙之法以圖徐治之大端也謹先恭
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

請截漕以資平糶疏乾隆三年　陳其凝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陳其凝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臣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勤民
誠無不格澤無不周宜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乃近歲直
省屢有偏災此正　上天眷佑殷憂啟聖一端也我

皇上民瘼繫念宵旰勤勞屢　敕各省督撫當賑濟者急為賑濟當平糴者急為平糴雖有水旱而小民尚不致流離失所去冬今春以來　幾甸雨雪未遍　聖慮周詳惟恐青黃不接民食多艱又　諭廷臣預為籌畫仰見我　皇上痌瘝至切愛民無已之心臣愚以為荒政無奇策防於未事之先則有勸民儲積之一法救於既事之後惟有計口散賑之一方至於將事未事之計未有能出於平糴之外者昔宋臣蘇軾在浙親行荒政只用平糴常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又云得數萬石餅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由此觀之今日之計舍平糴一法實無他策但平糴必須倉有積貯然後因時出糴穀價可平收獲可待則倉廒之積貯不可不急為籌畫也臣近見部議准直隸督臣所奏常平積貯一事歸於本省上倉此於積貯之計實有裨益但宜作速舉行不應多為查詰往返耽延更宜　敕該督撫嚴飭各屬務須禁革從前虛報勒索種種弊端實力奉行尤當專委大員盡心稽查以圖實效臣愚恐歉收之後儲積有限家有餘積固可為捐監之用若家之所積不足報捐亦難於糧食昂貴之時買穀上倉則捐監雖有益於積貯而當此歉收之際恐捐數無多即將捐穀旋捐旋糴亦恐不足敷平糴之用目今糧艘正在北運之際臣請於直隸沿河州縣酌量截留每處若干石令附近歉收之處轉運貯倉以備平糴之需糧漕關係天庾升斗為重自去歲以來五城地方及近京州縣蒙

皇上天恩發倉米幾十萬石減價平糴聞附近歉收州縣小民扶老攜幼糴斗升之粟者甚衆與其令其跋涉遠來不如就近截留以平彼處穀價使不致離鄉別井就食

遠方而所用之糧相去多寡或亦不致大相倍蓰也各州縣既有捐穀又有留漕則倉廒有積若二麥有秋固不必須動支倘青黃不接預為出糶亦不致有艱食之虞臣歷觀前代備荒之政以及前人救荒之論熟計今日之情形舍平糶一法別無籌畫而平糶之法亦未有不講於積貯者也惟是因其地酌其宜條分縷晰審處而善行之則在身任其職者仰體 聖天子宵旰之思不啻己飢己溺 聖懷尤念今值青黃不接民食維艱 特諭廷臣各抒務期有益於民生而後已是又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也

請賑恤以濟民食疏乾隆三年 倪國璉

協理江南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倪國璉謹奏為請 恩賑恤以濟民食事仰惟我 皇上深仁廣被視民如傷因去年麥收之偶歉切宵旰無已之 聖懷尤念今值青黃不接民食維艱 特諭廷臣各抒

碩畫務使民皆得所不致乏食大小臣工無不仰體天心所以議發倉平糶開局截漕者亦既無不周詳矣臣愚以為現在情形尤當速行者莫如散賑一事蓋平糶所以平市價而散賑所以拯窮黎京師聚集人多地方廣濶其無業而貧苦者雖欲糴升斗亦苦無錢此時最為艱迫若非加之賑給實難自存臣竊計其當急賑者約有數事請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

一去年被水地方之宜為再賑也畿輔拱衛之地 恩宜加厚澤務勤施去夏發水之後我 皇上天恩浩蕩遣官賚帑查察散給小民咸獲安全今值青黃不接民生定多艱乏仰祈 皇上勅諭督臣行令地方官仍查去年散賞册籍依照丁口大小各給一月之糧酌量動用倉儲倘宜折銀亦從其便或去年因災流移未曾領賞者亦

必查明補賑事竣彙齊報部俱准開銷
一京師各府州縣學貧生之宜為分賑也士為四民之首無恆產而有恆心待之原宜從厚我　皇上文治光昭詣學禮成湛恩汪濊儒紳莫不感激鼓舞今直省各學生員其間貧苦者值此米貴之時詩書不可以療饑妻子啼號而相對賑之所宜最急查各處原有貧生册籍宜　敕督臣會同學臣著令各學教官實心查開極貧次貧等生員分別賑給務令貧生得沐　天恩毋使胥役等冒開中飽若有弊端將教官從重參處
一五城之飯廠宜於城外遠處增設添賑也查京城設立飯廠實在有益又蒙　皇上天恩加米寬期所活貧民奚可數計但舊時所設廠即在近城若去城稍遠之地皆不能及目今米貴艱食凡離城既遠之窮民及老幼婦女勢不能遠赴捋腹待哺若望甘霖臣愚以為宜於外城關廂地方村居稠密之所增設飯廠數處或一月或兩月為止巡城御史分遣司坊官員督率向來曾經料理飯廠人役如法散給先期出示報名酌量人數多寡請米煮賑
以上三條全在地方官實心酌量委任得人務使　恩及窮民實在有濟則人情懽感欣悦自然仰召　天和甘雨應時而霑足麥收從此而豐盈我　皇上勤恤民隱之殷懷於此得以少紓矣
正文體以端士風疏乾隆三年　霍　備
協理陝西道事監察御史臣霍備謹　奏為特參士子怪僻詭異之習仰請　敕嚴磨勘處分之例以正文體以端士風事竊惟學者先器識而後文藝故　國家建學明倫在純修不在詞翰所重在品行不在才華士苟潛心經

史研窮道義以為立言制行之本將氣靜理醇之候即其英華發越之時隨其學識筆力以抒寫其性情而真切雄渾典重老成之作初不見其立異矜奇自為雅俗共賞若專用變格偏鋒怪字險語以制勝者其品已低而異端邪說如老莊之談則尤當嚴辨而棄絶者矣比年鄉會場中文字務以清正為主一洗從前浮靡之習風氣非不規於正也而淺學之士見有以深沉入彀者其文間有令人不能盡曉之句遂誤謂文字當以怪僻為新奇凡子書中人不經見之語無不旁搜強記以為臨文補湊之資且有隨筆摘錄作為讀本者一題到手則刻意勦襲強為牽合無論其詞果為文中應用與否務必填寫滿篇以駭人之耳目而自喜淹雅臣不知此風倡自何人而狂惑者乃至十有四五也為究其所學其於聖賢詩書固屬漫無講求即所用老莊之詞又何嘗盡曉其義不過借以神其詭遇獲禽之技以自便其僥倖功名之私脫得身入仕籍其必苟且利祿可知也苟且利祿之輩　國家何取焉敢請

敕下禮部嚴行戒飭並令直省學政及典試同考各官務在仰體我　皇上作養人材之至意秉公校閱加意搜羅期於有長必錄無美不搜其學養兼優華實並茂者則拔之前茅以為程式但有子書中怪僻不經之詞則棄置勿取如敢故違非有關節即係狂悖應照例磨勘參究除有賄賂情弊從重律擬外將所取之人除名仍治試官以濫取之罪庶邪說息而正道著人文蔚起取士可以必得矣

請定蠲賑勸懲之法疏乾隆三年　霍　備

協理山東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霍備謹　奏為請

敕定蠲賑案內之勸懲條例以申國法以恤災黎事臣
竊惟盛世不諱偏災即豐年亦有乞丐此蠲賑之典國家
所特重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加恩黎庶蠲賑並施所
費帑金不下數千百萬所活民命亦不下數千百萬矣然
政以蠲賑為重而弊即以蠲賑而滋從前荒歲百姓之流
離失所慘難盡述而官吏之勒詐侵肥亦慘難盡述也災
已成矣而猶嚴追比曰部覆未到也糧已免矣而仍行苛
索曰造冊無資也銀兩則搭放低潮米穀則攪和糠粃虛
應故事肆意開銷其事未發覺者固得安然無恙即參劾
定擬之犯又以限內完賍減等發落故一時之狡詐者共
許為才能而慈祥者反笑其迂拙又何怪以有用之帑金
徒恣其侵扣而無辜之民命竟聽其摧殘也今 皇上
軫念民瘼宵旰焦勞凡內外臣工無不感發激切而胥吏
小輩亦當勉為善良則從前一切弊端似乎決不應有特
皇上政尚寬仁又恐人心稍縱則故智復萌而從前
一切弊端勢不能保其必無敢請 皇上嚴飭被災省
分之各該督撫務在仰體
朝廷矜恤災黎之至意督
率各官著意撫綏勿使一夫不獲有負 天恩即將各
該地方饑饉情形賑濟實事繪圖進 呈俾啼饑號寒者
皇上親歷茅簷而遍為手援則
凡此沐
恩再生之衆有如扶老攜幼環叩 闕下
而一覩 天顏其辦賑各員中有實心實力頌聲載道
者許該督撫特行保舉不次超擢其餘有應議處者亦著
分別題請交部至若不法之徒膽敢私徵勒派扣尅侵肥
是視民生為螻蟻等 國法於弁髦應據實指參計賍科
罪定擬具題之後即依本律發落不得援賍完減等之條

致獲倖脫有應追銀兩著落產屬雖遇　恩赦亦不准
免庶以勸以懲令行禁止貪墨之風可息水旱之患無虞
矣

請飭修東南水利疏　乾隆四年　程鍾彥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程鍾彥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惟農政之要水利為先旱澇之防溝洫尤急
昔年　世宗憲皇帝軫念民依頻興水利蒙　恩命
官發帑誡諭諄諄疏濬隄防南北並舉德至渥利至溥也
我　皇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首念水利為民生至計
惟恐歲久淤塞飭定章程節次修治　聖睿周詳固已
無微不燭矣臣愚竊有請者水之為利有咽喉脈絡之分
而其為農田之利則一也如通潮巨津大流入海之區此
猶咽喉也浦塘溝港環繞於畎畝之側此猶脈絡也咽喉
寬廣則上游之泛溢無虞脈絡深通則遠近之田疇皆利
若使大河疏通而支河梗塞是猶人之咽喉利而脈絡不
紓其能無病乎而況大河巨津相隔遙而支河切近田疇
農工所賴尤為緊要東南財賦重地田塍交錯其間支河
小港千條萬縷無非藉以資灌溉向例有名之官河舟楫
往來之處或經淤塞地方官勘估詳報酌量開濬至一切
支港每係業戶出食佃戶出力各就各田自為疏濬或三
年一舉或五年一舉公私兩便原屬盡善盡美之事惟田
非一人人非一心所以每當開濬必推一人為首始可定
期分界集衆興工而其中遂有豪紳惡棍借端滋事或陰
謀指使侵削民田或掘堰開隄損人墳墓所以一當開濬
之期必有涉訟之事人多畏縮每至因循苟且及一遇亢
旱束手無策此民間之隱情不可不急為之籌及者也應

請　敕下各該督撫轉行所屬州縣每年於耕作之前
各將所屬境內一切河道親自勘明凡有淤塞之處相度
緩急次第疏濬除官河大港必須動用興工者詳報督撫
妥勘估計另行題請外其一切支河小港俱令循照舊例
令業戶出食佃戶出力各就己田及時挑濬不得任其淤
塞以妨耕種凡有一應隄堰在數十年以外相安於無事
者不許借端開掘以滋事端如地方豪惡之徒借端滋擾
者該管官不時查察嚴拏治罪如此則人樂從事力易集
而功易成巨河支港無不貫通脈絡咽喉交相為益從此
灌溉有資旱潦有備而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留齋宮舊制疏　乾隆四年　鹿邁祖

禮科給事中稽察興平倉臣鹿邁祖謹　奏為敬陳芻蕘
仰祈　睿鑒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太常寺移會內

開為奏請錢糧事四月二十五日本寺奏稱臣寺於乾隆
四年三月十五日奏請將　天壇　地壇　朝日
壇　夕月壇四處舊有　齋宮拆卸平治至拆下舊
料內如有楠木交內務府收貯備用其餘堪用木植磚瓦
等項存貯臣寺於各壇廟修理應用等因具奏奉　旨
依議欽此欽遵謹查得四處　齋宮殿宇大小房屋共
六百十七間週圍牆垣折長五百三十六丈三尺折高一
丈三尺折厚五尺　天壇內　齋宮內外護河二道
共長三百六十五丈一尺折寬三丈深一丈四尺石橋六
座週圍欄板橋面等處均皆拆卸護河用土填平照例約
估匠夫車價等項共需用銀六百二十九兩八分二釐錢
九千九百三十一串五百六十五文伏候　命下將所
用銀錢行文戶工二部移取應用等因具奏奉　旨知

道了欽此相應知會等因前來臣伏思典禮莫隆於
郊壇而　享殿之外設立　齋宮嚴肅整齋以致先
事潔蠲之意今齋宿久在　大內而　圜丘　方
澤舊規仍而不改昭慎事也昨太常寺奏稱四壇舊設
齋宮請行拆去其拆卸之費計萬餘金臣愚以為觀拆
之不易益知創搆之維艱苟存之無損於事猶當慎重遲
回況乎典禮攸關耶竊思與其糜萬餘帑金以毀　齋
宮無益仍原有　齋宮以存舊制再該寺奏稱拆卸楠
木交內務府收貯備用其餘堪用木植磚瓦等項存貯該
寺於各壇廟修理應用等語竊見我　皇上敬　天
尊　祖至誠至恪何惜此拆存之木植以供　壇廟
之用至留充別項公用尤屬非宜臣備員禮垣稽查禮部
太常等寺輾轉思維似不如仍舊之為便臣芻蕘之見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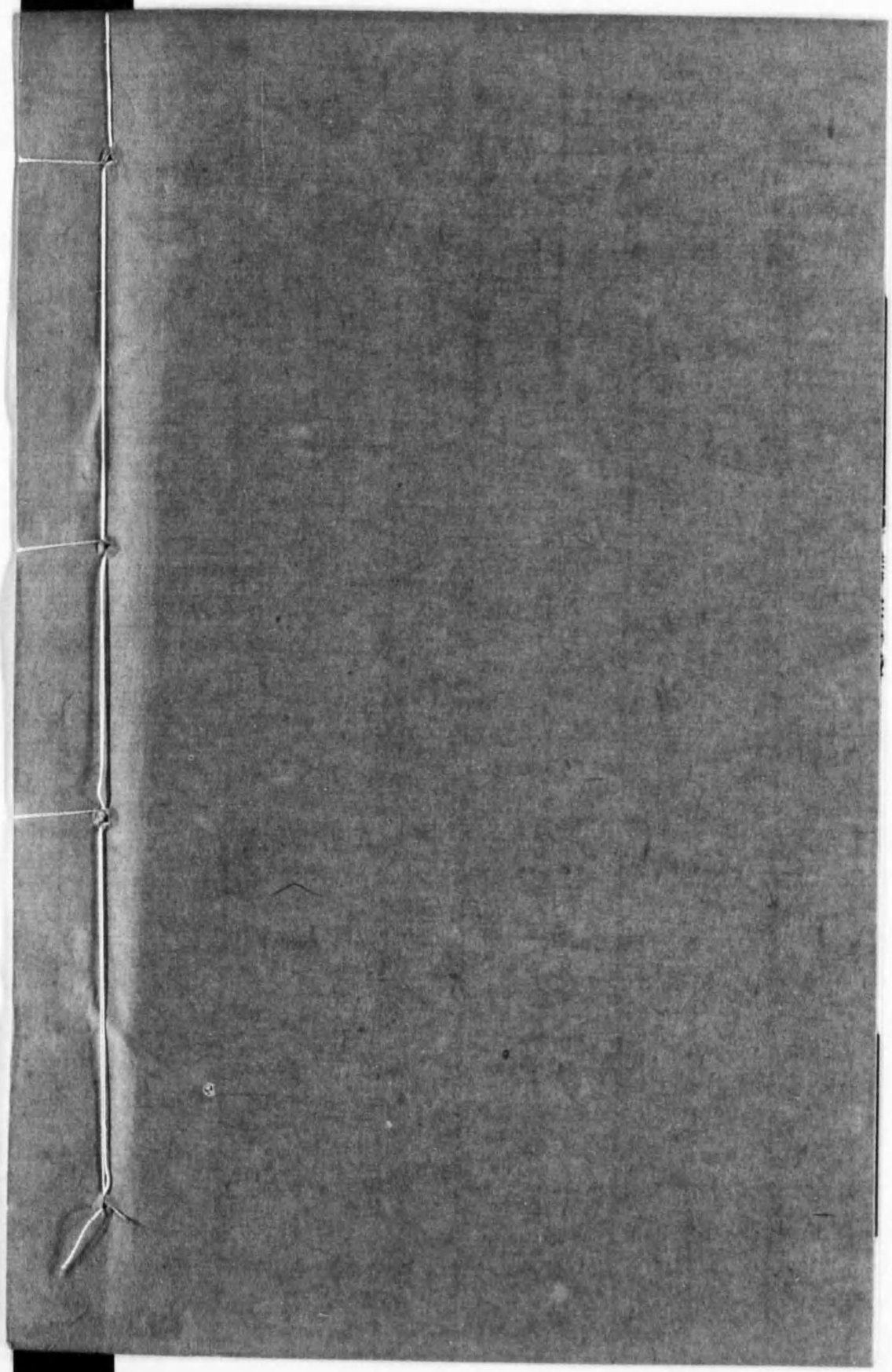
昧陳請伏祈　聖明鑒察

酌減採買額數疏乾隆四年　孫灝

協理山東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孫灝謹　奏為東南
米價日昂請釐定倉額稍節採買之數以溥　皇仁以
恤民隱事臣伏見我
　皇上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知稼
穡之艱難悉閭閻之疾苦仁民愛物之誠周於九有而臣
竊觀天下之大勢生聚蕃矣而野不加豐政刑平矣而人
不加贍蠲租議賑國恩厚矣而元氣未充去虐除貪吏治
清矣而民生未裕此其故何也臣愚以為家給人足事非
易言補偏救弊必審其所尤患苦者而為之謀則今東南
積困未有甚於米價之日昂者也臣浙人也以浙言之前
此數十年一石之米其值八錢今則一兩五六錢至一兩
七八錢率視為常事是向也一年之資足供兩年之食而

今乃倍之其困一矣生齒之籍日盛於前田疇之數不加於昔以地之有定養人之無窮耕九餘三於何取給其困二矣米之糶也必以錢而今錢價之昂所在皆是以甚貴之錢糴甚貴之米物力安得而不屈其困三矣積是數月極重難返因之四民空虛百貨騰踊穀者天下之命一物耗而衆患叢生固其勢也臣聞導水者必於其源治疾者必於其疾之所由起邇年諸臣條　奏如布蘭泰徐以升嵇璜楊二酉皆言採買妨民所宜停罷其言諸弊亦已甚詳頃又見湖北撫臣范璨　奏稱外省買運過多價雖平減湖南撫臣許容亦稱官買商運時價日昂皆近事之瞭然明白者然臣上年伏見　皇上因御史朱倫瀚之奏特旨截留江浙漕米八十萬石是採買之困諸臣所切辨而詳言皆　聖主所熟籌而深悉特以積貯重大賑糶頻仍官運繁多勢誠不得已於此耳臣思採買之方停之不能則宜稍減其程而毋致於取之太盡倉儲之數缺之不可則宜切定期額而毋使其行之太難臣之愚計一請　敕議嗣後常平買補前赴江廣等省者應稍立限制穀不得過若干石米不得過若干石其多者概行禁絕並請將新增捐貯穀數合之常平舊額為數太多將來萬難補足者通盤計算　奏請再議酌減釐定實在可行之數飭買存倉如此則採辦不致滋累倉儲不致久懸於官於商於民皆有裨益或謂曩者部議皆言因地因時陸續採買市價增長官即暫停苟遵原議善為經理採買何必議減此未深長思也夫採買之赴江廣等省也皆緣本地隣封勢難取給思及江廣志在速成於是聚江浙閩廣數大省之力多者數十萬少仍數萬動帑有數購米有額

既已奉文至彼未聞中道而還若非原價太懸亦不盡斂手而退故謂善為經理無損商民者直空言耳今之所患欲停採買不可得而停也然而不停採買亦不可得而足也查上年戶部於遵旨議奏案內稱各省常平倉糧原議按照州縣大小應額貯穀共二千七百餘萬石又議捐貯穀共三千餘萬石報部者僅二百五十餘萬石此其萬不能以遽足甚易明也督撫大吏於所屬情形最悉急之實不能則姑緩之外雖嚴督之而中亦曲諒之矣假若今年穀貴請至明年迨明年復貴則又明年幸而三年得補一年之缺而兩年之糴者賬者又積也日復一日其弊固不至於是不止為今之計與其設額過多而空存甚美之名孰若令其收功稍易而嚴覈有用之實哉總之積貯本以備荒而多採適貽弊累夫一省之大未必全災臨事轉移固亦多術若措置有方則捐擴舊額而足多多益善盈不願之而天地所生實止此數食之衆藏之廣如之何其能給也臣幸居可言之路立無諱之朝竊見方今天下之勢惟民貧之足憂而米價之昂實目前之切患採買盛則米價必不可得而平倉額多則採買亦必不可得而減困廩充盈固今荒歲蒙仁而所利在一隅之補救官商雜遝先今豐年受困而所憂在數省之損虧審時宜度物力察人情採買雖不敢議停也而實不妨議減也倉額雖不宜過少也而實不能過多也治粟之道貴使之流通足民之經在固其根本蓋賑糶至大惠也而有被有不被若採買減米價平民力裕則東南億萬赤子皆在皇恩浩蕩中矣

67
16
481

終